

文 學 叢 刊

專 員

張 天 翼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團 圓

張 天 翼





85  
8  
2

# 目錄

團圓	.....	一
奇遇	.....	三七
報應	.....	六三
小賬	.....	一一五
蜜月生活	.....	一六三
請客	.....	一八七



國家圖書館



004147366



團圓

滿天的雲。滿天的蜻蜓。這天是好日子。

這天好日子老是要下雨。這天好日子大根的鼻孔也老是要下雨。大根吸着鼻涕：鼻涕太多了就拿髒手撮掉牠：撮得不耐煩他就罵起來。

「操你妹子的哥哥，鼻涕那麼多！」

二根瞧了大根一眼：

「哥哥有鼻涕。我沒有鼻涕。」

「有鼻涕才能當大總統。」

二根不相信，又瞧了大根一眼。二根把眼睛溜了開去，就忽然——

「小狗子同癩痢！」指指河邊上。

壞蛋。

兩個孩子在河邊打水飄飄。這兩個是大根的平民夜學校裏的同學。這兩個是癩痢一聽見二根嚷，馬上把他那花腦袋扭了過來。

「哦，雜種來了。我水飄飄打不好，我倒楣：我一看見這兩個雜種來了我就倒楣。

他們娘是爛污貨。」

大根放了二根，吸一下鼻涕走了過去：

「你說什麼？」

「我沒跟你說。」

「我操你妹子的哥哥，你……」

「你罵人！」

「罵你！」

小刀子橫了大根一眼就拖癩痢走開河邊，嘴裏嘟囔着：



「你媽媽的，我們說話也要你來管！你媽媽的……」

「我不要我不要，你的媽媽我不要！你媽媽是老貨，我知道的。」

蜻蜓到處飛。有風。大根衣襟上破了個大洞，風刮來怪涼快的。嘴上像長了鬍子：用手再撮一把鼻涕，嘴上就又多一縷鬍子。

「二根，我們走。」

小狗子和癩痢走前面。大根和二根走後面。那對和這對——中間隔什麼丈把

遠。

癩痢回腦袋來瞧了一下，就對小狗子大聲說起故事來：

「有個人的媽媽是爛污貨。豆腐店裏的連司務一個月同她睡四五回覺：睡一

回，就給四毛錢……」

「唔。」小狗子拿鼻孔應一聲，回頭瞟一下。

「這個人你曉不曉得？」

「不曉得。唔，後來呢？」

「後來……後來……哦不錯，還有阿水也同她睡過覺的。還有老牛。還有許多人——許多許多許多……這個人的媽媽是靠賣……」

突然大根衝了過去。大根左手抓住癩痢的肩膀，右手撮着鼻涕。

癩痢一掉轉臉來——一把鼻涕給抹在嘴上。

「幹什麼！」

「打你！」——劈！

兩個扭了起來。

小狗子要送大根幾拳，可是大根踢着腿子，不能挨近他。小狗子捲起衣袖，撈起竹布長衫的衣襟，一左一右地蹦着嚷着：

「你打人，你打人！晚上告訴先生，晚上……」

大根把癩痢抱住蹣到了地下，就往小狗子跟前跳過去。

「你打人，你打人！你媽媽的，你……」  
「小狗子抓着衣襟拚命逃，順手還在二根腦頂上打了一下。

二根哇的一聲哭起來。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追。

太陽打兩堆雲中間擠了出來：地下奔着兩個人影子。跑一步，他們的腳就和影子的腳相拍一下。這麼着，小狗子跑得更遠了。

沒追着。

大根站住。大根喘着氣，對後面的二根招招手，接着就用這隻手撮鼻涕。

「來，二根！」

「哥哥，癩痢哭了。」

「癩痢是哭死寶……操你妹子的哥哥，快！」

前面柳樹下有些女孩子在咕咕刮刮的。大根吐口唾沫，拿出一付大人的架子。

「你去瞧瞧圓姐姐可在那裏……我叫她別跟阿巧玩的，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圓姐姐的確在那裏。圓姐姐跟她們在跳房子。圓姐姐抱着三根，旁邊挨着小圓，  
尖聲嚷着：

「阿巧你抱着三根，讓我來跳。」

「桂圓！」大根叫。

她掉轉身子來楞了不到一秒鐘，就跑了過來。她靠近大根——正正經經告訴  
他一件事：

「爸爸回家了。」

「什麼!!」大根驚了一跳。

二根張大了眼睛瞧着圓姐姐。二根就簡直記不上他們還有個爸爸。他把食指  
塞到嘴裏，怕人聽見似地小聲兒問：

「爸爸是不是跟吳三公公一樣？」

圓姐姐可提起一條腿來要跳房子。

「爸爸什麼時候回家的？」大根紮住臉。

「你們出去了一會兒就……」

唔，算起來爸爸已經到家了兩三個鐘頭。

大根撮一把鼻涕撒到地下，在衣襟上抹抹手。

「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那邊女孩叫了起來：

「桂圓，快來跳。你不跳我跳了。」

「來了來了。」

大根手還在衣上抹着，眼瞧着桂圓。桂圓一個勁兒在跳房子，頭髮一飄一飄的。

小圓在後面要扯她的腿，可給別人拉開了。

天上靠西的兩堆雲併在了一塊，太陽又給埋了進去。

忽然二根叫起來：

「哥哥，一個蜻蜓！」

大根瞧二根一眼，臉上的肉沒動一動。鼻涕偷偷地淌到嘴上，大根沒理會牠。

後面癩痢揩揩眼淚爬起來，小聲兒罵着，就遠遠地逃掉。癩痢跑幾步就得側過臉來瞧瞧大根的動靜。

大根沒追。大根舐舐嘴唇：鹹的。大根用手在嘴上狠命地一抹。大根有心事似的。大根覺得他爸爸有點……

爸爸從前在奉天兵工廠做活。後來一個砲彈落到宿舍的過道裏，就跑到了南方。後來沒飯吃。後來出去找活做。一出去就是那麼久：一年多。人也沒回來，信也沒回來。可是今天忽然這麼一下子——爸爸回了家！

就是這麼個爸爸。爸爸這回也許發了洋財。爸爸也許年青了點兒。爸爸也許老了點兒……

「我去瞧瞧，」——就跑。

「爸爸出去了，」桂圓叫。

可是大根一口氣跑到了家。

爸爸不在家。媽媽在家：在抹眼淚。

吳三老老坐在板牀上，那張癆嘴顫動着。她瞧着媽媽那塊發青的臉，用鼻孔噓了口氣，就談到爸爸。

「長壽也不是個癩癩人，他總……他總……」

媽短促地呼吸着氣，突出的顴骨上全是水。臉綳得像一面鼓。手一抹上去，臉上的肌肉一動都不動。

「對他……對他……我對不住……」

大根走到桌子邊，裝做找什麼東西。他撮一把鼻涕抹在桌子腿上，桌子腿就噉咕一聲。他眼睛在桌上掃一轉。他那本千字課壓在一隻飯碗下面：他把牠抽了過來。

沉默。

吳三老老瞧着媽媽：像是可憐媽媽，又像是瞧不起媽媽。她眼睛和媽媽的一對着，就移開去釘着蓆子。

「頂好瞞着長壽，我們大家都……」

蓆子上爬着一個臭蟲。吳三老老就沒往下說，祇把手指在嘴上蘸蘸唾沫，拈起那個臭蟲，搥死牠，還送到鼻孔邊聞聞。

「瞞不住的，」媽媽聲音發抖。

「實在瞞不住就拉倒，」那個像生了氣。「長壽是明白人。這一年多，這一年……有一年多吧？他是前年……」

「前年十一月出門的。」

「唔，一年多……他沒寄一個錢。你拖着五個小鬼，你去……你做這……哼，你還對不起他？」



門口有三個孩子在張望着，噤哩咕嚕的說着。

大根跳起來：

「滾！」

不動。

可是大根一奔出門來，那三個趕緊就跑。

「大根你不要神氣：你爸爸回來了，你媽媽賣屎賣不成了。啊呀，賣不成了。啊呀，

啊呀……」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追。可是大根還得聽聽媽媽媽媽跟吳三老老說什

麼。他抓一把泥使勁摔過去：也不管摔着沒有，就回到了屋子裏。

「幹麼去撩他們！」媽媽拿手巾擦着臉。

「活該。」

「下回不許！」

吳三老老把嘴噁了幾下，還是說着那麼句話：

「長壽是明白人，他出去了這些年……他是……」

根生拿着千字課本坐在小板櫈上翻着，眼睛可溜着她們倆。鼻涕差不離要淌到了書上。他趕快吸一下，可是馬上又往下流。

「操你妹子的哥哥！」——手捏着鼻子一翕。

鼻孔空了：一股爛醃菜似的味兒就向鼻孔裏鑽。

風從門外流進來。天上的雲慢慢地織成一片。

一陣脚步聲音給風從門外送進來：像給雲壓住了似的，悶悶地響着。

怕是爸爸。大根站了起來。

不是。

媽媽一瞧見走進來的兩個人就着了慌：

「連司務你快走，你別……你別……」

「怎麼？」

「長壽回來了，長壽！」

連司務手裏拿着一瓶酒。和連司務一塊進來的還有一個人。連司務對那個人笑一下，滿不在乎地把腰板挺了起來：

「我不怕。你賣——我就買。我花了錢的。反正同你做這買賣的不止我一個。」

「修修好，修修好，連司務……他是……」

吳三老老又像是生氣，又像是特別要好似地漏漏嘴，用右手打着手勢：

「連司務你也是明白人。長壽嫂是沒法子才來……才來這個……她男人回

了家，你總要……你總放明白一點，連司務你說……」

「放明白一點？」連司務把那瓶酒在桌上一頓，瞪着眼。「老子不明白麼！」

「你喝醉了酒別在我面前使性子！」

兩個就吵了起來。媽媽抖索着嘴唇，挺快地說上一大串好話請連司務走。連司

務撈起袖子跟吳三老老哇啦哇啦，唾沫星子直濺。和連司務同來的那個拉連司務走，可是——

「不行！老子花了錢的。老子還有錢放在她那裏……」

「錢我還你，錢我還你……修修好，修修好，連司務！」

大根叫了起來：

「滾！操你妹子的哥哥，你到我們……」

「小鬼，你……老子偏不走，看他們怎樣！」

「還你錢不就好了麼！」吳三老老嗓子尖得刺人。

「好，就還來——還得找回我一塊現洋帶兩個毛錢。」

「我明天就還你，我明天……修修好，請你就……」

連司務可一屁股坐上板牀：

「嚇嚇，那不行……老應，我們今天樂他一樂。」

大根偷偷地摸着了一根劈柴。

可是他媽媽向連司務撲過去：兩手抓着連司務兩個膀子，膝髁屈在泥地上，臉仰着，顫聲說着好話：

「修修好，你快走，你做做好事……連司務！連司務！」

「笑一個，笑一個！我花了錢總不能看你綁住臉呀：笑一個！老子今天總得在這……」

突然——嘎！連司務腦頂上吃了一棍。

連司務一把推開地下的女人，跳起來對付大根。一手抓去——抓個空。

「操你！」大根衝過去抱住連司務的腿子咬起來：那腿子肉硬得像牛筋，可是牙齒也陷進去了分多深。

不知怎麼一來，大根給拖了開去，大根就老實不客氣對連司務小肚子送了一拳。接着馬上往外跑，順手拖一條板櫈擋住門：連司務差點兒沒蹶一交，就沒追出來。

大根邊跑邊嚷：

「操你妹子的哥哥，待會兒我得摔你到糞缸裏——淹死你！」

這會兒他忘了撮鼻涕——牠給糊在嘴上：一說起話來，兩片嘴唇中間就扯動着橡皮似的鼻涕帶子。他舉起袖子把嘴呀鼻子的擦了一下。仍是往下罵着。

往日他也罵着連司務那些人，可沒當面罵過。這一年多媽媽老是哭着，老是說着爸爸，可是連司務或者阿水那些人一來，她就得苦着臉笑：不笑——他們得使性子。大根不愛瞧媽媽那種笑：寧可叫媽媽哭。有時候他們摟着她摸着揉着。有時候叫大根他們五個小鬼到外面去獸那麼兩三個鐘頭才開門放他們進去。有時候那些人拖她出去整晚整晚地不回家。有時候她病在牀上也給拉起來。這麼着媽媽就能拿毛錢來叫大根去量米，去買醃菜，買蘿蔔乾。沒人來的時候她就又哭，又談着爸爸，還埋怨五個小鬼累着她。

這麼着就活過了一年多。

「操你妹子的哥哥，他們……他們……」大根放慢了步子。可還喘着氣，飛着的蜻蜓少了下去，祇有四五個還在空中盪着。風吹得柳樹輕輕地搖頭。太陽斜在西邊的雲堆裏。

一瞧見柳樹下一團人，大根可就楞住了。

桂圓他們不跳房子，祇圍着個男子漢咕咕刮刮說笑着。

誰呀，這男子漢？大根睜大了眼。

身胚像爸爸，不過瘦了點兒。臉子像爸爸，不過老了點兒。

那男子漢抱着三根逗他玩。三根不要那人抱，嚷着。

大根忽然不舒服起來，像有什麼戳着他身子似的。

「桂圓，快來……來呀！」他壓着嗓子叫。「快去告訴媽媽——爸爸回來了。快！」

「媽媽早就知道爸爸回來了。」

「別管！快去告訴快！」

大根一個人往柳樹跟前走。

那男子漢張大了眼瞧着大根，忽然叫了起來：

「嗨，小鬼！我回來的時候你死到哪裏去了，呢？……嚇，長高了許多……認識我

麼？」

「爸爸！」

爸爸手裏的三根向阿巧伸着手要她抱，嚷着「姐姐。」阿巧一抱過去，他就伏在她懷裏偷偷地對爸爸溜着眼睛。

二根把手塞在嘴裏，張大了眼傻笑着。

小圓拉拉爸爸的腿。爸爸一瞧她，她就格格地笑着逃了開去，躲到別人後面。

爸爸蹲了下來，兩隻手攔在大根肩上。

「我當你是個老矮子哩。嚇，竟長高了，這小鬼……怎麼，額子上抓破了麼，呢？」

「抓癢的。」



前面又溜出了那兩個小鬼：小狗子和癩痢。他倆不敢走近來。

大根瞪着眼遠遠地釘着他們。

爸爸沒注意。爸爸瞧瞧大根的腦袋，又瞧瞧大根의脚。

「你慚不慚念我……瞧瞧你——這許多鼻涕！」

「媽媽慚念。媽媽每天說着爸爸什麼時候回來，怪爸不給信。」

「你呢？」

大根笑，手在鼻子上撮了一把。

那男子漢輕輕地歎了口氣，接着就嚕里嚕嚸地問了起來。他嗓子有點異樣，像怕冷似的。眼睛有時候釘着大根，有時候瞧着地下。他問媽媽罵他沒。他問他們挨餓沒挨餓：他聽說媽媽給人縫補衣裳過日子，這麼着一家六口子可吃不飽的，並且媽媽身體那麼壞——撐得住麼？

問呀問的爸爸就拿手指揉揉眼睛。

「媽媽沒吃藥麼？」

「沒。」

媽媽晚上睡不睡得着覺？臭蟲多不多？那兩張板櫈什麼時候買的？媽媽常打小  
鬼麼？小鬼老哭臉吧？——那麼一大堆。

癩痢和小狗子在前面大聲說起話來，爸爸就住了嘴。那兩個小鬼像玩把戲的  
人那麼着——一個說一句，一個跟一句。

「那個烏龜！」

「烏龜。」

「長壽的老婆——睡一覺四毛錢。」

「唔，四毛錢。」

「長壽的老婆，天天賣×——爛污貨。」

「爛污貨。」

爸爸陡地一回頭，兩個小鬼就跑了兩步。

「他們說什麼？」爸爸問大根。

「屁眼裏說的沒好話，我操你妹子的哥哥！」

他們爺兒倆面對面楞了會兒：左眼對着右眼，右眼對着左眼。

可是那邊的兩個又那麼叫着：

「長壽的老婆四毛錢睡一覺：賣給阿水，還賣給老牛，還賣給許多人，許多許多許多。哦不錯，還賣給連司務。」

「是呀，還賣給連司務。」

爸爸站起，臉子沉了下來。

孩子們都瞅着爸爸。祇有二根一個人瞧着紫灰色的天。

大根咬着牙。又熱又透不過氣來：彷彿有滾燙的布條網住他似的。他對那兩個

小鬼瞪着眼。瞪呀瞪的——一蹦就衝了出去。

揪着小狗子往地下一蹿。吐些唾沫在小狗子臉上。揪着小狗子的腦袋在泥地上擦着。

一回頭——不見了爸爸！

「操你妹子的哥哥，糟！」——放了手就跑。

小狗子哭着嗓子嚷：

「你敢再來！——狗彘的！」

「狗彘的罵誰？」大根一面跑一面叫。

「罵你！」

「狗彘的罵了我。」

「罵你！你媽媽的，你……」

「我不要我！不要老貨！」

小狗子還嚷着些什麼，可是大根漸漸跑遠，耳朵邊那些噤里刮喇的就小下去，

小下去——聽不見了。

爸爸的背影！

連司務那兩個！

「操你妹子的哥哥，操你！」大根偷偷地揀了一塊大石頭：他準備幫爸爸打架。爸爸手抓着拳。

連司務怪醜的樣子對爸爸笑一笑，說了幾句什麼。他客氣地點點頭就走。他怕爸爸。爸爸瞪着眼瞧他們走了，就一直往前衝。

大根用手背抹抹鼻涕：他奇怪自己的手幹麼一下子那麼重了起來：他忘了自己手裏有塊石頭。

一到家——爸爸正抓住媽媽兩隻手。

吳三老老彷彿不知道要怎麼着才好：又想笑，又想不笑。她眼睛在蓆子上找着看有沒有臭蟲，一面拖泥帶水地說上許多話。

桂圓站在門口，慌張着臉。

爸爸咬了會兒嘴唇，對媽媽瞪着眼。

「我心裏不舒服，我怪……我怪……我問你，我問你：你騙了我沒有？……你

……我走了這一年多……」

媽媽哭起來。

那個把大姆指的指節很命地拗着她的手背，她疼得尖叫。他可輕輕地問，聲音

顫着：

「你騙了我沒有，你騙了我沒有？」

「長壽你！」吳三老老拖他。「今天你回家，你們兩口子團圓，你有什麼……」

「爸爸，我不准你打媽媽！」大根跳着。

那個可沒理會，祇對着吳三老老下氣不接上氣地說：

「乾媽您知道，您乾女兒……您乾女兒她……」

「爸爸，我不准你打媽媽！」大根拿着那塊石頭在門板上敲着。

「乾媽您在這兒……她騙了我，她說縫補衣裳過活，我……我……這不是冤我？——縫補衣裳養活六口子麼……你告訴我，你告訴我……」

「操你妹子的哥哥，爸爸！」

「小鬼你走！」

「我不准你……」

阿巧她們擁在門外。桂圓接過三根來抱着，可是三根向門裏伸着手嚷着要媽。

小圓靠在吳三老老跟前，臉子躲在吳三老老腿上。吳三老老摩着她，

二根在門外，背貼着牆蹲縮成一團。他撒了一泡尿，他自己還不知道哩。

爸爸臉子發青。

「明明是冤我，明明是冤我：縫補衣裳養活六口子，她自己又……」

「你知道養不活，你出去那麼……你……我拖着五個小鬼，我……我我……」

「自己的媳婦……自己的媳婦……乾媽您給我想想！」

忽然媽媽又尖叫起來。爸爸在打她。

大根跳過去。

可是爸爸給吳三老老拖開了。爸爸坐在那張小板檯上，吼着氣，牙齒把下脣咬得雪白。吳三老老就說了，說上許多時候，告訴他——媽媽這一年多過的是什麼日子。

「五個小鬼不能讓他們活餓死，她身體那麼糟，那麼……那麼……她一個娘兒們，她……」

爸爸傻似地瞧着牆。

其實牆有什麼好看——糊了些報紙。有漿糊的地方給蚰蜒啃成幾千幾萬個小洞，還彎彎曲曲地扭着幾條發亮的東西，那是蚰蜒爬過的路。報紙發黃。報紙上綴滿着臭蟲血——給手指抹的：像圖畫裏畫的竹葉子。



吳三老老還是說着。說呀說的，糊牆的紙漸漸變成了灰色，漸漸成了黑色。小圓靠在吳三老老身上打盹。

門口三根哭起來，吳三老老就把說話的聲音提高一點。

二根做賊似地溜進來到大根耳朵邊：

「什麼時候吃晚飯？」

媽媽伏在鋪板上抽着肩膀。

吳三老老把小圓費勁地抱起來，放她睡在鋪板上。小圓醒了一下，叫幾聲什麼。

吳三老老拍拍她。嘴裏可沒停過：

「從前我也怪她，到後來……到後來……你叫她怎麼辦——一家大大小小  
的……這能怪她麼……她其實……她其實……你自己想想：你一年多沒睬她，連  
信也……連你的……」

爸爸輕得聽不見地說：

「我找不到活，我找不到活：怎麼能怪我……」

「誰怪你。不過你給她想想，你說她……」

大家都閉了會兒嘴。祇聽見小圓抓癢，接着她翻了過身。

屋子裏瞧着瞧着黯了起來：似乎上下四面都一陣一陣冒着黑霧。彷彿還聽得見冒出來的聲音。

忽然爸爸小聲說起話來：嗓子不是爸爸的嗓子。

「我知道她……我知道她……」

大根連出氣也不叫放出一點聲音，拚命聽着。可是爸爸沒往下說。可是過會

又——

「幹這些事的都是沒辦法，都是……我明白，我明白。可是……可是……乾媽您想我多難受，多那個：這些事出在我自己家裏——就是她……這一年我老是想……想着……」

那麼大一個爸爸——可哭起來了。

「長壽，長壽！」

「我……我……」——一下子爸爸站了起來，咬着牙齒，說起話來就有點含糊，「我在外面釘心地惦念她……我沒辦法……她冤了我……她幹這……她幹這……你說話，你說，你說……你，你你……」

大根像有個什麼重東西壓在身上似的。他叫：

「爸爸你！」

「我沒話說，我沒……」媽媽說不下去。

「長壽，長壽！長壽你……」

「哇！」——二根害怕得哭起來。

「你說，你說——我不能讓我的人幹這……」

桂圓可抱着三根奔到媽媽跟前，隔在爸媽中間。她尖着嗓子發慌地嚷：

「你們……你們……三老老您……您……」

「乾媽您給我想想，給我想想，她……我……」

「誰都不准動媽媽！誰要是……」

「你！你！你說！」

「嚶唷乾媽乾媽！」

「長壽你怎麼！」

鋪板骨碌骨碌一陣響。

桂圓尖叫了幾聲，尖得戳到了別人心窩裏。

小圓醒了——把臉躲在吳三老老脊背上抖索着，發瘡子似地哼着。小圓不敢

哭。

「你說，你說——我要你說……」

「長壽！」

「操你妹子的哥哥，爸爸！」——大根兩隻手在地下亂摸：想摸一根劈柴。他又記起先前那塊石頭。鼻涕拖了下來，他又想拿鼻涕來用一用。他打不定主意。

「長壽！」吳三老老推開爸爸。

「媽……媽……」

媽哭得更厲害：

「不怪長壽不怪……是我錯，是我錯，我……」

爸爸像水牛那麼歎了一口氣。

「冤孽呀……」

黑霧裏動着媽媽那身子：瞧過去像是隔了一層毛玻璃。

媽媽用肘撐住身子。媽媽用手撐住身子。媽媽爬了起來。

「是我錯……我沒辦法：沒吃沒喝的……五個小鬼……」

她停了會兒勻勻氣。她站着：

「今天你回來，今天你……五個小鬼我交給你，長壽……我對得住你。你……你……」

突然——媽媽往外面飛跑，快得連脚步聲都叫人來不及聽明白。屋子都給她震得一跳。

大根跳起來。

「媽媽……媽媽你到……」

「媽！」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奔出門去。

吳三老老亂喊一氣：

「呃，你你你……長壽你瞧！長壽……」

爸爸衝到吳三老老跟前，尖着聲音，說得像電鈴那麼快：

「乾媽我不怪她我不怪她……我不能怪她我不能……」

了。她。  
吳三老老起身就追，伏在後面的小圓一倒——仆在鋪板上哭起來。誰也管不

爸爸着慌地搶出了門。

二根跳着，害怕地叫着。

桂圓放下三根往外面跑。

鋪板上的小圓和三根哭成一堆：要媽媽，要姐姐，要老老。

外面黑地裏亂七八糟的脚步響。

爸爸跑得比誰都快，噎着嗓子：

「大根媽……大根媽……」

「媽……媽……」桂圓抖索着叫。

他們不管地上有什麼，祇是跑着嚷着。脚尖踢着石頭也不疼。踏到水蕩裏也不

知道。

大根蹣了一交。

「操！」——祇來得及罵一個字，爬起來又跑。鼻涕淌得嘴上癢癢的，也沒工夫揩牠。

可是爸爸趕過了大根。

「大根媽……大根媽！」

「媽媽……」

「大根媽……我沒怪你，我沒怪……乾媽您……乾媽您……我沒了她我活不成，我不能……」

他怎麼也得追上她。他怎麼也得叫她回去。他怎麼也得跪在她跟前——叫她別埋怨他：這一年多苦了她。他怎麼也得……

沒有月亮。沒有星星。輕輕的風在地面上流着。漆黑的幾個人影在地面上奔着。

「操你妹子的哥哥！」大根罵自己的腿子——蹣得有點疼。



「媽……媽……」

「大根媽……」爸爸梗咽着嗓子。「好像是，好像是，前面……大根媽……」

亂七八糟的脚步子就響得愈加快起來。





## 奇遇

媽媽抱着豫子出了大門，跟着那個陌生的媽媽走，比哥哥上學那勁兒還忙。

豫子趕着奶媽叫「媽媽。」老爺呢：「爸爸。」跟老爺老是在一塊的那個是太太，也是媽：「太太媽。」

太太媽今天跟那個什麼嬸嬸出去的時候跟豫子說過的：

「放乖點，待會兒洗了臉叫媽媽帶你上公園去。」

太太媽就在豫子臉上聞了一下：太太媽的鼻子冰冷的。

那個什麼嬸嬸也在豫子的腮巴上親一下：那張紅嘴撮着，「啵」的一聲。豫子臉上就成了濕的，還有個紅印。

豫子不愛幹那件事。

爸爸也是。白天裏沒有爸爸的，一到快吃晚飯的時候就忽然有爸爸了。

「來，鬥個鬍子。」

爸爸嘴上的那些個刺呀，噫！

誰都愛幹那件事：有什麼辦法呢。這比哥哥扭她膀子還不好玩。就是媽媽跟豫子那麼好——還得跟她幹那件事。

可是今天那個陌生的媽媽跟別人不同：她祇跟媽媽說了些什麼，媽媽一抱着豫子就跟她走，像是有橘子等着她似的。

那個陌生媽媽的鼻子旁邊還有一個鼻子——圓的，比中間那個鼻子小得多，像個玻璃球。她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

這兩個鼻子的媽媽是個什麼媽媽呢？是不是上公園呢？

往日上公園可沒這麼乾脆：媽媽先得拿那個毛茸茸的布在豫子臉上擦着，這布熱燙燙的，還冒着煙。等到豫子的頭上也冒煙，媽媽就得把一些白灰拍上豫子一

臉。

豫子也不愛幹那件事。

別人可總得叫豫子吃點苦他們才高興。媽媽跟她麻煩了那麼一大套，媽媽就稱了心，於是把豫子放到那車子裏——推着上公園去。

可是今天沒有那些事。今天連車子也沒有。

豫子沒開口。她瞧着街上——有許許多多像太太媽似的人走着，手裏還牽一個爸爸。還有些太太媽可站在玻璃裏面，穿着花衣裳，一動也不動，祇笑嘻嘻着地瞧着豫子。

媽媽鼻子上有水點，眉毛眼睛都扭在一堆。

「五姐，」媽媽喘着氣，「那個鬼還是……還是……」

原來那個叫做五姐媽媽。

五姐媽媽回過臉來——兩個鼻子！

「他還是那樣。男人家總是！」

媽媽咬着嘴唇，再也不言語，祇跨着短步子挺急地走着轉了幾個灣。

這些地方一點也不好看。路上扭着一條條的小槽，槽裏淌着藕粉似的黑水。那些屋子的下半截全給埋在土裏，屋簷差點沒碰着豫子的腦袋，一些竹竿上掛着紅紅綠綠的破布，像萬國旗似的：媽媽和五姐媽媽一走着這兒就得鞠個躬——打這下面鑽過去，不然這些竹竿就老實不客氣打她們的腦頂了。

媽媽還是咬着嘴唇不言語。過了會兒媽媽張一張嘴：牙齒和下唇中間就扯着幾條絲，在太陽下面閃光。

什麼地方呀，這是？

忽然——大家鑽進了一個屋子裏。

也是這麼鞠個躬——一進門，身子就低了下去，外面的路像一道牆那麼高。接着一股泔水似的味兒直往鼻子裏沖。

豫子張大着眼睛四面瞧着，可是屋子裏漆黑的。  
媽媽可叫了起來：

「那個鬼呢，那個鬼呢？」

豫子全身的皮肉都縮緊着，連哭也不敢哭。豫子沒瞧見過鬼，可是知道牠是種  
不容易說話的東西。哥哥老是拿這來唬她：把燈一關——「豫子，鬼來了！怕呀，怕  
呀！」豫子就給嚇得叫起來。哥哥說鬼白天裏不出來，晚上出來。

這屋子裏正是晚上，屋子外面才是白天。

她把臉子貼在媽媽懷裏躲着，可是忍不住要偷偷地溜出雙眼睛來看。  
一個鬼！

那鬼靠牆坐着。那鬼瞧見了媽媽，就站了起來，對媽媽嘟囔了一聲——  
「七姨。」

媽媽可還是發脾氣似地：

「他呢——那個鬼呢那個鬼呢？」

「木三出去了，他剛才……」

看來那靠牆的一個不是鬼：鬼出去了。豫子把臉側過來，耳朵還貼在媽媽懷裏：她聽見很急很響的——瑟瑟，瑟瑟，瑟瑟把她腮巴子都震得一跳一跳的。

在黑屋子多馱了一會，眼睛就也能瞧見一些東西。可是豫子東看看，西看看，怎麼也想不出這是個什麼地方。

靠牆歪站着一張小桌子，像豫子的那個洋娃娃一樣：兩條腿站不直的。牆上有一張花紙，比哥哥的書包還髒。地下排着許多東西：瓶子，罐子，鍋子。靠着裏面還放着一個大東西——也許是一張床，可是……

可是那個五姐媽媽乾嚷起來：

「你怎麼放木三走！我剛才……我剛才……我出去的時候他還在這裡……」

「鬼，鬼！」媽媽的聲音尖得刺人，「死沒良心的小連兒就不是他的兒子麼，他



還……他還……五姨爹你給我想想：那個鬼可還有一點良心，那個鬼……」

豫子瞧着靠牆的那個——媽媽剛才叫他「五姨爹」的。他很大：身子也大，腦袋也大，牙齒也大——嘴唇沒力氣擋得住，就讓那排大牙擠在外面。那張黑的大臉上——又不像哭，又不像笑，就彷彿哥哥摔破了新石板那麼個神氣。

忽然——那大臉子往後面滑了過去：媽媽抱着豫子衝到了那床似的東西跟前。

「小連兒，小連兒！」

媽媽喊誰？

床上沒有人。床上有些被窩，可是這些被窩是沒有皮的，顏色像老王的洗碗布：捲成一個大雞蛋捲直放着。還堆着些破尿布似的東西。

這裡可另外有種味兒：豫子一聞着就知道床上有那種吃的東西——可是豫子叫不出名字來。那玩意兒是黑的，豆子似的，老王常把這放在豆腐裏的。那到底叫

做什麼？

「小連兒，小連兒！」媽媽要哭臉似的。

原來叫做小連兒。

媽媽把豫子交給五姐媽媽抱着。媽媽俯下了身子，兩手撐在床上，臉子貼近被窩做的雞蛋捲。接着用手動一動那雞蛋捲。

忽然那捲子頭裏出現了個怪東西——

一個小腦袋！

這腦袋頂多也不過皮球那麼大。臉色像個梨子：黃裏帶青。嘴唇白得牛奶似的。眼睛張開一小半，黑眼球釘着上面，一動也不動，鼻孔裏在輕輕地出氣。

媽媽對那個腦袋說：

「小連兒，小連兒，你認識我麼，你認識媽媽麼？」

可是那個腦袋不跟她好，不睬她。

五姐媽媽也瞧着那個腦袋：

「喊一聲媽，小連兒。」

幹麼要他也喊她「媽？」

豫子掙扎着，向媽媽伸着手要她抱。可是媽媽沒理她。五姐媽媽就抱得更緊，豫子腿都疼了起來。豫子可真有點不舒服。豫子要去看叫着跑着的汽車，要去看玻璃裏面的太太媽，要去上公園。可是只叫獸在這屋子裏。這是晚上。這裏還有那個叫人害怕的小黃腦袋。

這屋子是不是人家裏？

人家裏——太太媽和媽媽帶豫子去過的。人家裏有樓，有玻璃。還有許多許多好東西：橘子，糖，鏡子，伯母，茶，貓咪，爸爸似的人，花，叭兒狗。別人得給她東西吃，不過別人也得幹那件事：聞她的臉。

可是這裏什麼都是可怕的，那個什麼「五姨爹」還露着他的大牙。哥哥說這

種黑皮人身上有許多虱子的，「虱子是要啃豫子的臉的。」

「媽——」

媽媽一個勁兒不理她。

五姐媽媽有點抱不住豫子，就把豫子在個什麼上面一頓——撒了手。

豫子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媽媽連頭也不掉過來一下，祇把臉子貼近那個古怪的小黃腦袋：

「小連兒，媽媽都不認識了麼，小連兒？」

接着回過臉來灑了一把鼻涕，擦擦眼睛：她自己可不拿那冒烟的毛茸茸的布去擦臉！

「媽，」豫子哭着叫着。

那個什麼「五姨爹」拍拍豫子，嘴張得更大：

「小少爺，不要哭，不要哭。」

五姐媽媽輕輕地改正他：

「是小姐。」

「喔，小姐。不要哭，不要哭，小姐。」

他在桌子上瞧瞧，就拿個盒子給豫子。這盒子很硬，敲在桌上會響的：篤篤篤。豫子可不敢靠近他：她怕虱子啃她的臉。他那坏大身腰上掛着個東西：他動一下，那東西也動一下，這玩意就靠不住。

她吃力地爬着要下地來。手裏的盒子比她先溜到了地下。

媽媽一屁股坐到床沿上，訕的一聲響。

「五姐，我沒了主意，五姐，」媽媽一面說一面唏里呼叻像在喝稀飯似的。「我不能瞧着小連兒死，我……我我……那個鬼就簡直的不管小連兒，他倒……他倒……」

說呀說的就抽起氣來。

那個「五姨爹」的胸脯高起來一下又平了下去。

「噯，木三也難怪，他也……」

「本來末，」五姐媽媽走到了媽媽跟前。「你埋怨他做什麼他也……」

「不怪他怪誰！他在外面賭，他在外面喝酒，孩子病到這樣他也不管，他倒……」

他倒……」

豫子扶着走着：她也不管扶着的是什麼東西。她好不容易拐到了媽媽跟前，就靠緊着媽，仰着頸子，向她伸出兩隻手。

「媽，噯，噯。」

「孩子病到這樣，誰知道他又死到哪里去了！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帶奶，賺的幾

個……幾個……」

「媽，噯，噯帽。」

「討厭！」

媽媽拿個小板凳放在屋子中央，把豫子拖到那上面坐着。五姨爹把這條腿擱到那條腿上：

「七姨我說你……」

「我不是要找他的錯。五姨爹想想，我在外面帶奶，丟下小連兒……那個……」

那個……他老子一點也不管，一點也不管，孩子瘦得這樣，還是……還是……」

豫子坐在這小機上可不大舒服。她站了起來，可是四面臨空着——沒東西可以扶着走。她瞧瞧這個，瞧瞧那個。她看看她跟媽媽中間隔着有多遠：要是扶也不扶直衝到媽媽跟前，那可保不定沒有危險。於是豫子又搖搖地坐了下去。

「喝點水。」五姐媽媽端隻飯碗送到媽媽嘴邊，接着唧噥些什麼。她臉上的肉打着結。她兩個鼻子成對兒在哆嗦着。

忽然五姨爹挺直着腰，把身上掛着的虱子拿起來：打虱子裏掏出些什麼裝在一根桿子上。

擦——屋子裏亮了一下。

「咦，」豫子笑起來。

接着五姨爹嘴裏冒烟，那根桿子也冒煙。豫子就打了個噴嚏。

媽媽叱的一聲又灑了一把鼻涕。

「五姐你說怎麼好呢，怎麼好呢……我沒有主意，我沒有……我沒有……」

五姐媽媽跟媽媽並排坐着，哇喇哇喇說上一大堆話。那個五姨爹也站起來往前走了兩步，那根冒烟的桿子啣在嘴裏吱吱地叫着，有時候就拔開這根桿子讓

那張大嘴來插幾句話——

「噉，是啊。你埋怨他也沒用。」

媽媽可分明在哭臉。媽媽丟着豫子睬也不睬。媽媽不像是媽媽了。

怎麼回事呀，這是？

可是豫子總得叫媽媽來：她要撒尿。



「媽，嘻——」

沒人理她。

喊了媽媽之後，尿就似乎更急了些。豫子向媽媽抬着手叫着，站起來又坐下去。她老實有點着急，臉漲得發紅，可是沒誰來給她把尿。

「媽。媽。……嘻——」

真有點熬不住。要是坐着撒可得挨罵。可是怎麼喊怎麼嚷——媽媽也不管。

屋子裏那些味兒也叫豫子不好受。泔水味兒。煮豆腐那種黑東西似的味兒。那根桿子冒出的味兒。豫子的鼻鼻尖就彷彿有籤子刺着似的。

「啊吡！」——嚏噴一打，忽然尿也撒了出來。「哇！」哭了。

這回哭了多久豫子自己也不知道，豫子想媽媽來抱她，可是儘哭儘哭媽媽還是不睬她。她哭得沒意思起來，就祇乾叫着，聲響也低了許多。

屋子裏忽然一陣黑。豫子就連乾叫也給嚇得噤住。其實不這麼着豫子也得住

嘴的：豫子太累，祇是想睡覺。

打門口走進了一個人，就把那一點兒亮也擋住了。

「她來了麼？」——一進門就問。

一下子媽媽跳了起來。往那個人身上一撲了過去。一腦袋撞在那個人懷裏。

「你這鬼！你這死沒良心的！你這枉死鬼！你這你這……：：：：：你要下炸油鍋！你你你

……」

這是真正的那個鬼！

豫子就又哭了起來。她一個人臨空着。坐在中間沒地方躲，真害怕。

「怎麼怎麼！」那鬼尖聲叫。

許多人忽然擁在了一堆，許多人忽然又散了開來：五姐媽媽扶媽媽坐到床上，

那個五姨爹拖那個鬼去靠牆坐着。

那個鬼——個子比那五姨爹小些，臉上又黑又紅。五姨爹跟他說話他像沒聽

着，祇是把眼睛釘着對面牆上——其實牆上一點也不好看：灰黑色的，還有許多黑點子。

忽然那個鬼的眼睛掃到了豫子身上，豫子就趕緊拿兩隻手把臉子擋起來。媽媽哭着。

『我早知道這樣我就餓死也不出去帶奶，我……我……你這個鬼！要下油鍋的！……幾個帶奶的錢，幾個……你倒拿去推牌九，喝酒，丟下小連兒……』

那個鬼說：

「哼！」

他吐了口唾沫。他像哥哥挨了罵的那麼付臉色。

『噯，』五姐媽媽瞧瞧媽媽又瞧瞧那個鬼，『往開想罷：現在吵死了也沒用，反正……』

媽媽突然大聲叫了起來，使豫子嚇一跳：

「五姐想想，他這……他這……現在五姨爹五姨都在這里，給我評評這個理。我帶奶，我我……他呢，他呢：小連兒病成這樣他還……他還……」

「我還怎麼我還怎麼？」那個鬼站起來又被五姨爹捺下去。

「要是我自己帶小連兒，小連兒也會長得像這個這麼好，」媽媽指指豫子。

大家也都瞧了豫子一眼。

豫子不知道別人幹麼要牽到她身上來。她感受到一種壓迫似的，彷彿會有樁禍事臨到她頭上。她忍不住把嘴一扁。

「媽——」

「……小連兒死了我也活不了，我要跟你拚命！你這鬼！你這枉死鬼！你死了要炸油鍋……」

「再說！」

「你這畜生！你要上滑油山……」

「搥死你！」

「你搥你搥！」媽媽挺着個胸脯跳起來。

「呃呃，」五姐媽媽好不容易把媽媽摺着坐下去。「你呢——」五姐媽媽瞧着那個鬼，「你也有點不是：小連兒到底也是你的兒子，你簡直丟下他不管，丟下他……」那個鬼深深地抽了一口氣。

「叫我怎麼管呢，五姨……家裏要還有一口稀飯——忘八蛋才跑進城來！我自己一直沒找到活，叫我怎麼……」

「沒辦法！沒辦法！你倒會去推牌九，會去喝酒！」媽媽的聲音是嘎的。

「操你媽！——再說！」

每逢那個鬼一說話，豫子就覺得怕：那聲音很粗很急，一下下打到耳朵裏——似乎還有點疼哩。就是那個鬼不說話，豫子也就夠難受的。她褲子裏全是水。她想站起來，可是沒東西扶。她老實想睡覺，可是老得臨空着坐在這裏，腦袋都沒地方可以

靠。這一屋子的人——誰也不睬她。

那個鬼也在嘴裏嘟囔着：

「在外面帶奶的——沒一個不變壞的，你還說我，哼……你也是丟下了小連兒不管呀……把奶子來餵別人的……」

五姨爹把那冒烟的桿子在地下敲了幾敲，地下就有幾點火星。他咬着桿子弄出一聲「叱——」就慢慢回過臉去對着那個鬼：

「你不要說這些話。七姨不出去給人家帶奶，大家等着餓死麼。都是沒有法子的事。七姨你也不要怪木三，他也是……男子漢總是……小連兒——木三也是傷心的，他跟他說起……」

「小連兒我說他……我說他……」那個鬼嗓子裏咕咕地響了起來，說不下去了。

地下的火星冒着一絲烟，搖頭幌腦地往上升。豫子咳了幾聲。

媽媽又灑了一把鼻涕。

「我丟下小連兒給人家去帶奶，賺的幾個……賺的幾個……他幹麼要賭錢喝酒，他……他他……」

豫子又咳了幾聲，擦擦鼻子。那個五姨爹就把火星蹣熄，一面嘴裏結里結巴的：

「男子漢總是……酒是……木三是想贏幾個，他是……」

五姐媽媽用手抹抹眼睛。

「你們就往開想罷：年紀青青的還怕沒有兒子，你們……你們……」

「不過小連兒太……太……小連兒……小連兒……」

媽媽抽着肩膀哭起來。豫子從來沒瞧見過媽媽像今天這麼難看的。媽媽頭髮披散着，幾條繩子似的扭在肩膀上。媽媽的眼睛堆了起來，成了兩個紅泡。媽媽臉上水淥淥的，也不拿東西去揩一下。媽媽腳跟前——給摔得東一堆鼻涕，西一堆鼻涕。爲什麼媽媽要跟那個鬼打架？爲什麼那個鬼現在一動也不動她爲什麼哭臉？

豫子彷彿也非哭不可，她也就哭起來。

「媽……媽……」

可是媽媽要那個小黃腦袋喊她「媽媽！」

「小連兒，叫一聲媽，叫一聲媽，小連兒……連媽也不認識……小連兒你真……」

……你真……你要是……要是……」

媽媽哭得更厲害起來：嗓子裏「嗷嗷嗷」的叫。

忽然屋子裏一陣黑，一個怪熟的聲音在門口喊起來：

「奶媽，奶媽！」

來的是謝媽！

豫子一把摺住她，搖搖地站了起來。謝媽抱起豫子，臉還對着媽媽：

「太太回來了，還有位章太太要看看豫子，太太叫我找你……怎麼？」

五姐媽媽扳着媽媽的肩頭：



「去罷，去罷：太太喊你。」

一面就給媽媽理頭髮。

那個鬼抽了一口氣。

豫子得了救。可是豫子剛才受過了一肚子委屈，她就將臉伏到謝媽胸脯上，傷心心地哭起來，眼淚鼻涕在謝媽衣襟上糊成一片。

媽媽還是不睬豫子，走到了門口，媽媽忽然又打回頭，到床邊俯着身子，嘎聲喊那小黃腦袋，還跟那小黃腦袋幹那件事——聞他。

「小連兒，你不要走……不要丟掉媽媽走，不要……不要……你不想想媽媽麼，等媽媽再看見你一回……」

那個小黃腦袋還是不動，眼睛也還是張開一小半——眼珠子老釘在那個地方。

五姐媽媽在揉眼睛。五姨爹瞧着地下，彷彿地下有花似的。那個鬼呢，他在吃他

自己的手指，什麼也不言語。

一走出門，豫子的眼睛給光刺得幾乎睜不開。

媽媽不抱豫子：讓謝媽抱着豫子，她自己跟在後面走，嗓子裏一會兒咕的響一聲，一會兒又是咕的響一聲。

到大街上，豫子就止住了哭：她瞧着那些叫着跑着的汽車，瞧着玻璃裏面的太太媽，她又高興起來。

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那個可怕的小黃腦袋。媽媽跟那個鬼打架。那些泔水和煮豆腐那東西的味兒。那屋子裏的晚上。那亂七八糟的地下。那黑灰色的牆。那有兩個鼻子的五姐媽媽。那個五姨爹身上的虱子，那個……

全像是個夢。

太太媽和爸爸知道不知道這回事呢？

可是打這天以後，媽媽就不那麼愛說話，就不那麼愛笑。媽媽常哭臉，常把豫子交給謝媽，她自己一個人跑出去。有一天媽媽竟跳着哭着叫着。太太媽跟媽媽說了許多好話，叫媽媽快活點兒。

「你看：你這幾天心裏不快活，奶子也沒從前好了，你應當要顧顧……」  
有時候豫子半夜裏醒來：張開嘴哭，媽媽就忽然一把摟住豫子，尖聲地喊：

「小連兒！小連兒！……」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報應

一

泰一在廊子上走着：一脚一脚踏得怪小心，像怕一個不留神就得踹碎了石板似的。

一些和尚們亂忙一氣：從門口奔進來，又打裏面跑出去。

廟裏今天可比往日不同。

怎麼，又得做水陸道場了麼？

可是泰一管不着這些。他低着腦袋，眼珠子釘到了自己那雙脚上：沾着黃泥，黃泥似乎比皮膚的顏色還白嫩點兒。脚那麼往前一步一步地跨，就畫成一條條黃色

的線，醬油色的線。

往日走慣了高一脚低一脚的田塍，一在這鏡子似的石板上走起來——就老是彷彿怕蹣交似的。步子響得有點古怪，這些石板下面準是空的，也許這下面還埋着金子哩。

大殿上撞起鐘來，老半天還在顫着聲音：「噲，噲，噲。」泰一的五臟六腑就浮在這「噲，噲」的上面，給飄得一蕩一蕩的。

突然後面有人喊住了他。

「喂！」

泰一趕緊掉轉腦袋來，心跳得很響。

後面那位紅鼻子的和尚在招着手。這位師傅常到城裏去的，隔不了三天五天就得下一回山。泰一可忘了他叫什麼名字。只認得他那堆紅鼻子。這回他逼着嗓子叫喊，鼻子就發起紫來：

「喂，快告訴老師傅：轎子已經到了頭山門。」  
什麼！

可是泰一前面老遠地有人答腔：

「啊？」

把腦袋掉過回望前面：唔，紅鼻子是跟那個香火老袁說話。老袁站在那個花廳門口。

「他們迎欽差，」泰一放了心似地又往前走：步子比先前快了些。

大殿上的鐘又「工」的一聲響，泰一的身子就往下沉一下——一陣發軟。他一走近老袁，就吃力地笑着。他聽見當家師在花廳後面跟誰說話，可是他還

小着嗓子問老袁：

「老師傅在……？」

老袁對廳後面努努嘴，就往紅鼻子那兒走過去。

秦一那雙腳像有幾百斤重，一步步拖到了花廳後面。

當家師在庫房裏，右手抓着一串鑰匙，伸出個食指在揮動着，嘴裏洒水似地說着什麼。秦一不敢跑進去。他偷偷地瞧瞧庫房門裏，可沒瞧見當家師在跟誰說話，祇是那和尚的側面影子當着門，扁扁的鼻，平平的嘴，打額頭到下巴，幾乎成了一道直線。

「老師傅，老師傅。」

聲音輕得像蚊子叫：他希望老師傅聽得見，又希望老師傅聽不見。門裏的側面影移成了半側面。突出的顴骨倒像是隻鼻子。

「唔，你。」

當家師搖擺着走出來，「海青」的下擺往兩邊幌。

「怎樣？」

「我們明天割禾，我來……」



「那好，」那個放心不下似地瞧了庫房門一眼。「生穀……十六担生穀先挑來。撈乾淨些，茅穀我不要。」

「老師傅，我們……」秦一笑得怪費勁的，腮巴子直發酸。

「怎樣？」

「老師傅菩薩保佑，賞我……賞我……老師傅讓我……」

可是老師傅有點不耐煩。手裏那串鑰匙鏘郎鏘郎響了幾下，眉毛中間打起結

來：

「有話快說！」

「今年……今年……我想轉八担生穀到明年……」

老師傅結結實實瞧了他一眼：

「那不行。」

「老師傅，老師傅……」

老師傅可轉身回到了他的庫房。

泰一下半截身子像浸在冷水裏。他不走。他瞧着老師傅在指指點點。他想走過去，兩條腿可像生了根似的。他一直等到庫房裏走出幾個小和尚，捧着五顏六色的繡花被窩和些包袱出了花廳，他才往前面移動了兩步。

「老師傅老師傅，」他還那麼笑着，不，其實不能算是笑，他只不過是掀開嘴唇把牙齒露了出來而已。

「怎麼？」那個跨出房門，用種很熟練的手法把房門鎖上。「我說過了不行。」

「老師傅是菩薩的人，老師傅讓我轉一半……菩薩心腸……」

「一年了一年。我不跟你麻煩。」

手裏的鑰匙鏘郎響了一聲，老師傅掉轉那張扁臉就走。

泰一追了上去，嘴裏念佛似地叫着老師傅。

那個正撩起海青的大襟來正要跨過這尺把高的門檻，可又站住了。瞪着眼瞧

着秦一：

「怎樣！」

「老師傅是菩薩……菩薩……我今年……田也是老師傅的，還了生穀，繳租就……賴繳租就……」

「這我不管。租穀——我自然會叫人來稱。我也不能多要一粒，你也不能少給一粒。我也不管你八折九折，反正照稱。明天你先把十六担生穀挑來再說。你們這些鄉下人哪，哼，我是……」

「生穀……生穀……老師傅，老師傅……我加利錢，我加利錢，轉八担到明年再……」

「不行！」——一跨腿就出了門檻。

秦一嘴唇動着，可沒發出聲音來。口雖然張着，但是像給堵住了似地——呼吸老是不大方便。眼珠子釘着老師傅那一幌一幌的海青。

忽然老師傅又站住掉轉腦袋來，把拿鑰匙的手伸出一個食指對泰一指指：

「不錯，還有福田捐你是寫了捐的。」

「寫了捐的。」

「這回一起還。」

「一定還。菩薩的錢，阿彌陀佛。賣了穀子就……」他全身顫了一下。

賣穀子？這回頂多祇能收四十幾担，還了十六担生穀，再一繳租，連自己吃的

都……

怎麼也得求求老師傅。

「老師傅老師傅！」他跑上去拖住老師傅的「和氣袋。」「生穀……生穀……

……老師傅老師傅！我一家人……」

鼻尖子有點疼，話就不大說得出來。

「說過不行就不行……這也是菩薩的賬，不怕罪過！你們這些人——總是賴



馬上他又記起了這是在廟裏。他瞧瞧四面看有誰聽見沒有，打了個寒噤。

「罪過，」他自言自語着往大殿走去。「罪過罪過。」

大殿裏給香燒得全是煙，眼都睜不開。他選着角落裏一個蒲團，跪上去磕頭。也許是給煙薰得難受，老是要淌眼淚。

「生穀……生穀……一家人……菩薩保佑我……」

二

一回到家，安安的媽就挺着大肚子，手扶着鍋蓋，用種問話的眼色瞧着他。

秦一不言語。他抽着朝煙，吐涎流到煙斗裏，吱吱地響着。他知道安安的媽在瞧着他，可是他眼睛一對着了她的眼睛，他就得動火：

「儘看着做什麼！不認得我！」

安安在別人禾場裏揀了一兜襟禾穗子，拿來倒在白子裏，一面吸着鼻涕偷瞧

瞧他爹。

秦一橫了安安一眼，接着眼珠就落到了那些禾穗子上，一個人嘟囔着：

「哼，今年就祇吃這個。」

「老師傅那里……」安安的媽在柴煙裏面回過腦袋來，接着咳嗽了一聲。

「說過今年就祇剩了這些吃的！」

安安兩手捺在白子裏的禾穗上，像怕他爹搶去似的。瞧媽一眼，把嘴堵着：

「這我要做粍粍的。」

「粍粍！——粍你的腦壳！」

沉默。

遠山成了紫色。祇有玉佛山還瞧得見黯綠色的樹叢，山上大路邊的松柏，就像  
是些黑瘦子頂着個大腦袋。最高的地方隱隱約約描出了一抹白粉牆。秦一就得挑  
十六担生穀到那兒去！

他狠命地把煙桿向泥地裏一敲。噓一口氣，噓在煙桿裏：嘶——  
瞧瞧天：天上零零碎碎的雲綴得一塊紅，一塊青，像他家裏的被窩。  
明天倒是晴天。

田裏稻子黃得發亮：一根根都沈重地把腦袋倒在地下，彷彿在給誰磕頭。

「生穀……」

秦一全身一軟。欠了老師傅二十七塊現洋，現在得還他十八擔生穀，這麼一來

他可……

把煙桿使勁一摔，他突然站了起來。

「我不還，我不還，」他咬着牙。「老師傅……我操你……」

女人趕緊跑到他跟前，用手堵住他的嘴。

「做什麼做什麼！」她喘着氣。「不怕雷打，你……？」

安安兩手掩住臉，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泰一打了個寒噤。瞧瞧天，嘴裏顫聲說：

「阿彌陀佛……」

她不放心地瞧了他好一會，才回到鍋邊去。

「安安，不要哭。」

「我怕，我怕，」安安瞧他爹一眼。

泰一把安安拖過來：

「不怕，不怕……爹是好人，媽也是好人，雷公不打好人的。」

「噯，」安安拼命忍住哭。「好人。」

「不怕。」

「不怕。」

可是泰一自己有點怕，像在絕壁上望着下面幾萬丈的深坑，皮肉老是發緊。不知怎麼一來橫了心，嘴裏竟這麼胡說八道。他肚子裏念着阿彌陀佛。他承認剛才是

有鬼附在他身上。

臉子發着熱。左邊腮巴子更熱：左邊腮巴子是給老師傅打了的。

安安的媽咳了幾聲，帶着嘎聲說：

「十六擔生穀是菩薩的賬，總不能……」

「先挑去，先挑去，」泰一使勁把自己的聲調抑得和平點，可是咬着牙。

就這麼着，割了禾之後把十六擔生穀挑到了玉佛寺。

老師傅用手撈了一把，沒說什麼，只是——

「叫你撈乾淨些，撈乾淨些。你看！」撈出了一根草在泰一面前揚了幾下。

跟泰一同去的一個張五橫子就瞪老師傅一眼，對地下吐口唾沫。下山的時候

他說泰一老實。

「泰一哥你真是要我——我就！」

「生穀不挑去麼？」泰一顫着喉管噓了一口氣。

「挑去就挑去好了，他揀精揀肥的做什麼！要是我就受不住！」

「這是……這是……」

「要我我就告他！」

「告他？」秦一嚇了一跳。

「如今不作興放生穀債。印子錢也……」

張五橫子也不知是打哪兒聽來的，說現在借錢的利息只准……

「只准兩分，好像是不記得兩分還是一分六。」

那個不大相信，瞧了張五橫子一眼。張五橫子有點不舒服，就大聲說：

「是真的。再多就告他，他得坐牢。」

反正張五橫子是個光棍，沒女人靠他吃飯。只抬抬轎幫幫零工，沒欠什麼債，就

口口聲聲叫秦一「你告他你告他。」自從玉佛寺包下了東鄉到玉佛寺的轎子，扣

他們的轎錢，張五橫子就——一提到老師傅總沒個好臉色。

泰一又噓了一口氣，把一句話輕輕地噓了出來：

「他是老師傅哇。」

「老師傅又怎樣！」

「罪過的。」

大家都不言語。張五橫子用鼻孔哼一聲，就緊緊閉住嘴。泰一巴不得不往下說：他怕一個不留神連帶着他自己也得罪了菩薩。

他不敢想到老師傅：一想到——他的肌肉就得跳起來，心頭也像誰突然一把抓住了似的。老師傅挑了他十六擔生穀，轉一半都不肯。老師傅劈了他一個耳摑子。老師傅還差那個紅鼻子師傅和老袁來稱租穀，老是嫌撈得不乾淨。

「老師傅說過不要茅穀。你們這些人！」

「還嫌不乾淨！」張五橫子瞪着眼叫。『要就要，不要就拉倒！老子手撈酸了。』

那個和尚的鼻子發了紫。瞧了張五橫子好一會兒：張五橫子這勁兒像不大容

易對付，他就只嘟囔了一句：

「這穀子又不是你的，要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張五橫子兩手一滿。

秦一心頭鬆了一下，嘴角上閃一閃微笑。接着他又想：張五橫子這麼着是不是罪過。

「五橫子，不要這樣。」

「怎麼？」那個吐口唾沫。「怕他？」

得罪這紅鼻子也許不礙事。可是老師傅……

秦一又像吃打了一拳似地難受起來。

「菩薩保佑我……」他肚子裏說。他一輩子沒做過壞事，他還常買了香燭在菩薩跟前磕了頭的。

他老楞着，一直到第二天也沒開一句口。拿起煙桿來，瞧一瞧又把牠放下。

「今年……今年……」嘴唇動着，可沒說出聲音來。「今年……」

老師傅那張側面的扁臉浮了起來。接着轉成半側面——突出一個顴骨。耳朵邊響着斬鐵截釘的「不行，不行！」劈——左邊腮巴子上一陣熱……

「吃飯，」安安的媽輕輕地。

「走！」他跳起來。唾沫星子直濺着。「吃飯！——吃你的骨頭！吃……吃……吃……」

……今年……今年……操你媽，一口氣十六擔生穀，十六担……」

安安的媽怕他再說出什麼亂七八糟的話，想去堵住他，可又不敢。她抖索着噓了口氣：

「罪過，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她聽得見那男人在出氣：唏，咻，唏，咻，唏，咻……

忽然她袖子給什麼扯住。她赫了一跳。瞧一下：安安拖着她。這孩子用怕的眼睛釘着他的媽，把身子向她愈挨愈緊。

秦一睜大着眼四面掃一轉。他發一陣冷，全身長着雞皮疙瘩。額頭上的青筋像春蠶那麼粗。鼻孔一掀一掀的。

「今年……今年……」

那麼大一個男子漢，他可淌下了眼淚來。

安安小聲兒地喊：

「姆媽，姆——媽。」

姆媽用手指擦擦眼睛，接着撮一把鼻涕揩在板櫈腳上。

「姆媽，我們……我們……」

「完了，」秦一顫聲說。「菩薩祇逼我們……逼我們……老師傅他媽的……他……」

「阿彌陀佛，阿彌……」

「菩薩只是……只是……」

拜了一輩子菩薩，可是轉八擔生穀到明年都不准。這是菩薩的賬！

「菩薩害我沒路走，我……我……」

「話頭小心些。頭上三尺有神明。不要……」

「要你說！」他咆哮着。「死了頂多炸油鍋！總比這活罪……這這……」

「安安爹！」

「走！」

泰一還想說什麼，可張張嘴沒說出來。他瞧瞧安安，瞧瞧他女人那張黃黑色的枯臉，瞧瞧她的大肚子。

飯的熱氣冒進他鼻孔裏，他呼了口氣。

他怎麼也想不透：好心幹麼沒好報，他一輩子沒做過虧心事，也沒對神明不恭敬過。

眼珠子往上翻——瞧着天。他想對神明禱告，可是忽然感到一陣冷，什麼話也



不願意說。從來沒想到過的，如今可滴溜起來：罪過，他竟想問問菩薩到底有沒有眼睛。

包老六逼死過春桃，還打過老師傅一頓，可是他偏偏有福氣：出出進進是轎子，每天在家裏燒燒煙，陪陪三姨太。到現在老師傅倒跟包老六要好起來，他倆打得火熱着。

「老師傅……」

老師傅是菩薩的人：菩薩總是保佑他的。

泰一把右手放在額上。他想到張五橫子那蠻勁兒，他胸脯上綁得緊緊的東西就鬆了一下。

三

老師傅做人可一點不含糊。泰一問他借三十塊生穀債，老師傅說要折二十担

給他。

「一塊五一担麼？」泰一吃力地笑着。

「這幾年穀子不值錢。」

「老師傅是活菩薩，少折一點，算是……」

「包六爺放的算一塊四，我是體卹你們阿彌陀佛，你真知足。」

「老師傅好歹是……老師傅想想我……」

「好笑！——我又不賴着要放給你，是你自己問我……」

這麼着，憐惜了二十七塊。這麼着就把十八担肥肥的生穀挑了去。

老師傅那繃着臉的影子老是在他眼面前幌。

泰一嘴唇發了白色，陡地把桌子一拍。

「要遭天雷劈……」

「哪個？」  
「安安的媽嚇了一跳。」

男的自己也嚇了一跳。他一下子可不敢說出來是誰。他舌子打着結。

「我是說……這是……我是……」

停停。他拚命抽了口氣，顫聲說：

「逼得我沒路走，我們……我是……今年……老師傅太……太……」

下面的話誰也沒聽見。他祇把嘴唇動了幾動。

「今年……」

他不敢再往下想。他全身發燙，熱得像烤白薯。皮膚裏有什麼東西在膨漲着，想裂開皮肉迸出來。

——  
| 安安的媽用了嗷聲輕輕地——

「老師傅總是老師傅，他是……」

那個可把肚子裏的氣都爆了出來。他一跳：

「什麼老師傅……操你媽，老師傅……」

「話頭……話頭……」

「滾你媽的話頭……我寧可在閻王老子那里拔舌子，我寧可……我寧可……」

他四面瞧瞧，楞了會兒。

安安靠到媽跟後，瞧着他爹。媽臉上滴下了一滴水在他臉上，流到嘴邊：鹹的。

「安安，念阿彌陀佛，」媽撮了一把鼻涕。

泰一皺一皺眉，可沒說什麼。瞧了那娘兒倆一眼，他就跨出門去：似乎他一家人就祇他一個人犯了罪，免得在屋子裏牽累了好人。

「菩薩開開眼罷：我敬神有這許多時候……」

一連幾天他老想着老師傅那臉色，老想着他自己，老想着包老六跟老師傅——菩薩待他們可不同得多。一連幾天那些討油賬討米賬的人來，他只叫他們等

幾天。

可是等幾天還是不行：他沒穀子賣錢。

日子長着哩。除着的油鹽賬總得還。一家三個半人總得吃。他胸脯給漲得更緊，全身也更燙，他咬着牙罵了起來：

「老師傅——老師傅總有一天不得好死！」

「你……你……」

「我怎麼！」他瞪着眼，

「我們命苦——怪不上哪個，我們總是……」

「什麼命！我們……我們……」

閉了會嘴，他換了一種口氣——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做一輩子好人，敬一輩子神，得這麼個報應！」

包老六逼死一個丫頭，打過老師傅一頓，老師傅還跟他要好。菩薩也保佑他。包

老六也祇有兩隻眼睛一張嘴，跟他泰一樣。

還有張五橫子……

泰一把手抓着拳：

「我告他，我告他！我寧可……」

他去找長福先生：吃官司的事總得跟長福先生打交道。

下着毛雨，泥路的顏色深了些。薄薄的黑雲在天上浮着，偏南的地方破了一個洞——露出一塊青的。

泰一臉上洒着雨絲，感到一陣涼意。他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步子就慢了下來。怎麼，他真的去找長福跟老師傅打官司麼？

「張五橫子的話……」

誰知道那傢伙的話靠不靠得住。

他掉轉身走回來。可是沒幾步又打回頭：問了長福先生再說，那位先生什麼道理都懂得的。他像跑似地走着。脚也有了勁：彷彿在下山的斜坡上走着，慢點兒就站

不住。

要是張五橫子沒哄他，他就得出出這口氣。老師傅害他今年……

這麼走了十來丈路，他可又睡醒了似地罵起自己來：

「操你媽，真糊塗！」

剛才祇是叫自己痛快一會，全沒想到——他憑什麼去打官司：吃的都沒有，還有錢兒去幹這玩意！

站在那里楞了什麼四五分鐘，他又拖着步子走回來。

安安的媽瞧見他那張臉發黃，可着了慌：

「你怎麼你怎麼？」

「我不怕，我不怕，我……」他眼珠子釘着地下，喃喃地說。

他腮巴邊的咀嚼筋突出着，嘴唇帶了白色。

娘兒倆都睜大了眼瞧着他：他不動，眼珠子也不動，祇對地下射出一口唾沫。

傍晚他肩着鋤頭往門外走。

安安的媽追了出來：

「哪里去哪里去？」

只有步子響。

「哪里去哪里去？」她要去拖住他。

秦一把鋤頭抓在手裏要打人的樣子，嘴裏咆哮着：

「就回來的！追什麼！」

四

他抄一條小路走上玉佛山。

雨還是不停地下着，針似地戳在他身上。泥土像濕米粉，踹上去就有點黏腳板，

吱雜吱雜地響着。



祇有他一個人走，可是他老是彷彿聽見後面有人似的。一回頭：什麼也沒瞧見，只是黑霧霧的一片。

『鬼麼？』他打了個寒噤。

加快了步子，他又掉轉腦袋來瞧一下。

山下黑越越的樹叢裏彷彿蹲着個什麼東西。

『咳！』

沒回音。

前面觀音閣頂上那盞天燈像一顆大星星。

有了菩薩還怕什麼鬼。他放了心，一口氣走到粉牆邊。他走得更快，可是顛着腳尖。黑色的影子沿着白牆像走馬燈似地移過去，跟着牆往東轉灣，拂開水淥淥的樹葉子，邊着短短的土牆走，他從塌了一塊的缺口裏爬到了裏面。

裏面靜悄悄的。雨下得大了些，只聽見滴水響。

東一點西一點的燈光瞧來像隔着一塊紗。

秦一彷彿在自己家裏走着似的。可是一走近老師傅那所屋子，他心就狂跳着。有誰在說話。院子對面在練習敲鏡鈸：鏗鏘鏘，鏗鏘鏘。這些聲音忽然使秦一非常煩躁起來。

『操你！』

走廊上響起了空洞的脚步子，秦一就趕緊進了花廳。

廳上沒點燈。牆上掛着的那些對子中堂，就成了模糊的白影子，像是一排什麼鬼怪，彷彿還瞧見他們的白衣在飄呀飄的。

秦一把鋤頭緊緊地抓在手裏，用勁得手都發漲。他拚命咬着嘴尾，顛着脚走到後面。

老師傅屋裏有燈光：打門縫裏射出來，在黑磚地上畫了條白線，交叉着一條蛇似的東西——端上去牠沒動。

他眼睛發紅。他牙齒差不多陷進在下唇裏，他用鋤頭把房門一推，房門不煩耐動一下叫一聲。可是沒開。

「操你……」——房門鎖着的。「老師傅呢？」

四面瞧一瞧，他打了個寒噤。

突然——他有像賭孤注失敗了似的感覺。心臟凝成了冰塊。腿子不由自主地抖索起來，幾乎站都站不住。

他不去找老師傅，祇靠在板壁上一動也不動。嘴唇給咬出了血。

「阿彌……」肚子裏念着。

怎麼回事呀？——他可糊塗了。他忘了自己剛才跑來是幹什麼的。他喘得肺都要爆破。

過道裏有誰走路。他馬上溜到花廳的角落裏。

牆上那排白影子向他撲了過來，可是剛要撲到他腦頂上來的時候，牠們還依然。然在牆上。接着又向他撲。就老這麼倒過來又倒過去。

泰一要逃：脚步一動——擦達！

聽着這響聲他自己嚇了一大跳，毛孔都張了開來。

『菩薩，菩薩……』他求饒似地動着嘴唇。

菩薩準會罰他。他上山來瞧見的那黑東西當然是個神明。老師傅房門鎖着——也許是菩薩指使的。

白影子又向他撲過來，他全身的肌肉縮了一下，馬上跳出門檻。

『鋤頭呢？』

鋤頭還在廳後面。

他很快地穿過花廳又到了老師傅房門口。那條蛇似的東西彷彿在動着，他跳開了一步。手抓住了鋤頭，眼珠子釘着那條蛇：牠沒動，還是跟那一線燈光交叉着。

「哼，一根麻繩！」

跟老師傅房門對面的那庫房也鎖着，裏面沒一點光，可是聽見格勒格勒地響。

「阿彌陀佛，財神菩薩在裏面守着……」

他拖着鋤頭走了出來，腿子沒一點勁，全身發軟。

哪里去，回去麼？

膝踝子一軟，他差點沒倒下來。他可不願意回家去：家裏一個小鬼和一個大肚子女人眼巴巴地等着吃。也許這時候安安偎着他娘身邊在哭着，媽媽抬着那張乾枯的臉瞧着天，眼睛水淥淥的。也許方慶春到了他家裏，抽着朝煙，在問她討油賬。也許恆記派了人來催米賬。也許……

現在還祇是十月初！

他又咬着嘴唇：可沒先那麼緊——這回牙齒在抖索着，沒了勁兒。他想到廳後面那根麻繩……

空中忽然有一聲慘叫：「哇！」接着樹葉子響。

泰一身子震了一下。他眼儘霎着，霎呀霎的就擠出了一粒水顆子——掛在眼角上。

「安安媽呢？」他自言自語着。

佛彷彿見那女人跪着在念佛，大肚子壓得她腿子很難受似的。想着這肚裏懷着的不知道到底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他眼角上的水就流到了臉上。

屋簷上滴着水：篤，篤，篤。

他短促地吸了兩口氣，顫着吐出來。把身子用勁地抖了一下，他就又往花廳後面跑。

「安安……」像給什麼東西塞住了不能往下說。拼命忍住別叫自己抽咽起來，嗓子裏就咕咕地響。他檢起地下那根繩子，打了個結，爬上香几把繩子拴在一根粗木梢上。

聽了會兒，只有遠遠的脚步子響。

「安安……」

他把繩子繞個圈，伸着頸套進去，把兩隻腳滑開了香几臨空着。

五

秦一給人救了醒來。

「醒了醒了。」

「阿彌陀佛。這真是！」

「秦一！」

「這傢伙叫我們吃人命官司，他在這裏……」

「揍他——問他還敢不敢！」

可是那位紅鼻子師傅擺擺手叫大家別嚷：

「拖他到方丈裏去！我去請老師傅來問他的話。」

老師傅在新造的樓上陪着那位大施主，他親手給方老太爺鋪被，嘴裏留方老太爺多住幾天。

「要不是嫌小廟伺候不週到……」

「哪里哪里……呢呢，我自己來我自己來……老師傅真是！」

「老太爺還是……」

「明年正月再來看梅花罷，現在二小兒來信……」

老師傅乾笑了一聲，就斜坐在一張櫈上。

「可惜今天下雨。要是像昨天那樣的天氣，就陪老太爺到……」

可是房門口出現了一個紅鼻子。在老師傅耳朵邊說了幾句什麼，老師傅馬上換了臉色。

「告了罪，等等再來陪老太爺。」老師傅右手做着合掌的樣子，彎着腰退了出



來，撩起衣裳下樓，往自己住房那里走。

『在方丈裏。』

『唔。』

方丈裏點着一盞保險燈，地下黑叢叢的一堆人影子。

大家讓一條路給老師傅。

『怎樣？』

秦一坐在一張矮橈子上，臉色黃得像菩薩。眼睛瞧着他自己的脚。鼻孔裏牛似地喘着氣。

『你怕不怕罪過，你……我什麼事虧待你了，俺？』

那個瞧了老師傅一眼，沒言語。

『幸得我們看見，』老袁挺着腰板子。『要不然出了人命官司……』

『你想害我們，是不是？』

「打了他再說！」紅鼻子師傅去拿戒尺。

「換個別的：戒尺是乾淨東西。秦一，你憑良心說：你是爲什麼？我虧待你沒有？」  
秦一眼睛還瞧着地下：

「我……我今年……今年……」

「你想在我們這里詐死，叫我吃官司，是不是！」

紅鼻子師傅拿了根棍子來。

「你說，你說：你爲什麼到我們這里來詐死！」

七手八腳把他拖開橈子，在他大腿上就是一棍。

秦一腿子一彎，身子往下倒，可給人扶住了。他尖聲嚷着：

「你打人，你打人，我操……」

「打你！——看下回還敢不敢來詐死！」

「你你你！你們……」

可是又打了過來。泰一還穿着單褲，棍子敲在結實的皮肉上，就有了彈性：紅鼻子師傅打着可並不吃力，下去得越重，彈回來得越快。在這小廳裏就祇聽見這拍拍拍的響聲。褲子上幾塊補釘堆得厚厚的，打在這上面就疼得刺到心窩裏。

泰一咬着牙叫着，臉上滿是些汗顆子，喘着氣。他想掙扎，可是別人捺住着他。

「操你你們……你們你們……」

「這是菩薩罰你——報應！」

報應！棍子就下來得更快更重了些。

那受着報應的人嘴角上堆着白沫，昏了過去。

「冷水，冷水！」

「別理他——他裝佯！」

「好了好了，」老師傅舉着一隻右手。

老袁啣了一口冷水，連着牙齒上的零碎東西——一齊噴在泰一臉上。

沉默了一二十秒鐘。

「怎樣？」老師傅把那張扁平的臉對着泰一。

「我是……我是……」

「你下回還這不這樣？」

「你們……你太……你太……」

「怎樣！」

那個張大了嘴，可不言語，只短促地出氣。他要咬着牙，但是這麼着就更透不過氣來，於是兩片打顫着的嘴唇又分開得遠遠的。

「不說！」——棍子搖了一下。

「你們太……你們太……我……」

拍——棍子又打了下來。拍，拍，拍，拍。打一下——那紅鼻子裏就使勁地「嗯！」

泰一兩隻手在地上亂摸，亂動，接着手也給人抓住了。他就嘎聲叫着。紅鼻子上也迸出了一顆顆的汗，喘着氣。棍子一舉，臂膀就得發一陣酸。他想：還要不要打下去？手於是停了會兒。他瞧瞧所有的人——看有沒有像他這麼大力氣的人來換班。

老師傅擺擺手就對泰一皺着眉。

「怎樣？」

「操你……我……」

紅鼻子師傅拚命忍住氣喘——叫別人聽不見。他小聲說：

「看樣子他還是要來詐死的。」

「你會不會，俺？」

泰一頸子沒命地扭着，嘴呀鼻子都在咻咻咻的。

「怎樣？」

汗。

「再打！」——鼻子往上一翹：鼻子發紫。

「好了好了，」老師傅摸摸臉。「可憐也可憐。讓他走罷。」

「要是他下回再……」

「他不敢！」那個挺有把握似地抿抿嘴。「我自然有法子。」

紅鼻子師傅有點不滿意，可是到底也把棍子扔到了地下，用手揩揩鼻子上的

老師傅把臉繃着：

「秦一，只要你下回敢再這樣！」

大家都瞧着秦一。秦一咬着牙，什麼也沒表示。

「你下回要是再來詐死——」嗯，」老師傅點點頭，「就有更厲害的報應：告訴

你！

「走！」

泰一爬起來，跨了一步，撐不住勁地要倒，老袁扶住他。他眼睛空洞地瞧着門檻，嘴角痙攣地動着。他把全身的勁都用在腿上——一步步往門口移。可是他跨那高門檻的時候，又差點沒摔下來。

幾十隻眼睛送他走。

忽然泰一站住了，求饒似地說：

「我的鋤頭……我有一把鋤頭……」

「滾你的！——哪個替你管鋤頭！」

可是泰一自己也忘記那把鋤頭丟在了什麼地方。

「回去罷，」老袁輕輕抓住他的膀子。

老袁他們同着他走：又像是扶着他，又像是拖着，帶他走到靠東的後門，開了

鎖叫他出去。

「走罷，啊呀。」

「還有鋤頭……」

「明天來拿！」

門叫了一聲要關下，可是到半路上又停住：老袁伸出個腦袋來

「喂，你剛才是怎樣進來的？」

秦一指著塌了牆的那方：

「那里……那里……」

突地——他像孩子似地抽咽起來。

「哭什麼！」老袁粗裏粗氣的。「你要害他們吃人命官司，他們自然不放過你。

……走罷……」

這回門真的關上了，還聽見上鎖響擦！

雨打在秦一身上。一片黑地裏隱隱約約有幾點亮：也許是鬼火，也許是螢蟲，也許是什麼地方的燈光。那些樹像是給濃墨塗成的，襯在這夜空裏，那輪廓就非常模



糊。樹葉彷彿在搖着，發出沙沙的聲音。

秦一用手在臉上擦了一把，緊緊地抽了兩口氣。

上面有什麼鳥飛過。尖聲哼着——愈哼愈遠。

他瞧那後門一眼，往山上慢慢走。從屁股到大腿，熱辣辣地發疼，肌肉在一跳一跳的。

「報應……」

報應！可是他攪不明白——這報應是菩薩給他的，還是老師傅和紅鼻子給他的。

兩條腿似乎支不住他的身子，他用手扶着樹幹。

他又聽見前面有什麼聲音：彷彿是腳踹在泥水裏。他用力睜着眼睛：可不是，樹下又是那個黑東西在動着。

想要快點走，可是腿子不聽話。

「那謨阿彌……」

那黑東西漸漸地向他移過來。

泰一退了一步，一面嘴裏求菩薩饒了他。

可是那黑東西——像貓捉耗子似地一撲，一把抓住了泰一。泰一叫：

「救……救救……」

一隻大手按住了他的嘴。

「你是哪個？」東鄉口音。臉子瞧不明白，只看見一隻黑眼珠子。

「我是山下的，我是……」

「你是不是廟裏出來的？」

泰一知道這是一個人，還瞧見他手裏有一根發亮的白東西。

「我是……我是……」

沿着牆又有這麼樣的兩個人偷偷地走着過來。

秦一想脫開，可是兩個膀給抓得像箍着鐵似的。

「你給我們去叫門！」——那東鄉音的「叫」字說得像個大舌頭。

這意思很明白：要秦一叫開門讓他們進去，要不然廟裏不會開門的。他們進去

總得……

那傢伙手裏還有那把發亮的白東西！

秦一心頭鬆了一下，像有一盆炭火打他跟前走過似的發一陣燙。他的鋤頭還在廟裏。他那十八担生穀也在廟裏。他要是帶他們到廟裏去可不難——爬過那處缺了的土牆……

他的手發冷，嘴角上的肉在跳着。他不知道究竟還是帶他們到廟裏去好，還是回家去……

家裏有娘兒倆張大着嘴等着他。

「我帶你……我帶……」他下氣不接上氣。

裏。

箍着他的兩隻手慢慢鬆了下來。

要是到了廟裏……

他有許多東西在廟裏可是——老師傅和紅鼻子也在廟裏，那根棍子也在廟

裏。泰一突然尖叫起來：

「我怕罪過……我怕……我不……」

對面那把發亮的白東西閃了幾閃。

「你……」

「有報應……我怕……」

沿牆走過的兩個——那矮小的一個跳了過來：

「泰一哥麼？」

「你……你你……怎麼？」

怎麼，那是張五橫子！

「放了他罷，他是泰一。」

沉默了五六秒鐘。泰一僵了似地站了五六秒鐘。

「泰一哥，今晚的事不要對人說，說了——你就不得了。」

「我不……我是……」

「走罷。」

泰一一口氣跑下去，脚像溜冰似地滑着。他忘記了疼，忘記了家裏的娘兒倆，只瘋了般往山下奔。跑呀跑的腿子發軟，身子向前面倒，他趕緊把右手攀住一顆小柏樹。可是指節酸疼起來，沒了勁兒——一鬆，身子滾到了下面，躺在泥水蕩裏。他掙扎着要爬起來，又像有塊大石頭壓着似的，動都動不了。

第二天大家都談着玉佛寺的事：闖進了幾個強人，都是東鄉的轎夫。有一個給打死了。可是廟裏也有個師傅給砍了一刀：傷不輕。

「哪個師傅？」

「名字我不知道，他是雙紅……」

「紅鼻子！」

「不是。是雙紅眼睛。」

這天快到吃中飯的時候，紅鼻子師傅和幾個警察到秦一家裏，一把抓住秦一。  
安安哭着拖住他爹。

女人跪在紅鼻子師傅跟前。

秦一叫着掙扎着。

「冤枉……冤枉……」

「親眼看見你的老師傅也看見……你帶的是一把鋤頭……」

「菩薩沒有眼睛！菩薩……」

「我有眼睛！老師傅同我都有眼睛。」

「師傅師傅！」安安的媽用膝踝向前移一步，手拖住那師傅的灰布袍子。「安

安爹是好人，安安爹是……師傅師傅，師傅……」

紅鼻子師傅把眉毛揚了一下：

「什麼法子呢？這是報應！」

泰一瞪了眼，露出了牙：

「報應！操你媽，報應——你們給我的！你們好狠，你們！我今年……」

他給拖了出去。

安安抓住他爹的褲腿子，一臉眼淚鼻涕地嚷：

「爹爹……爹爹……」

有人推開他。他摔倒在地下，哇的哭了起來。

女人追出去，對着紅鼻子在爛泥裏跪着。

「師傅！師傅！師傅……」

師傅已經走到了前面。她爬起來追上去，又跪下來叫着。這麼跪着追着，追着跪着，走了二十來丈遠。髻子散了，兩縷頭髮披在肩上。

「師傅……師傅……」

她用膝走兩步，追不上，就又爬起來。可是給人拖住了不能再往前。她左手撐在泥水裏，右手向前面伸着，嘴裏尖聲嚷着。

秦一給六七雙手推着走遠了。秦一自己的手給緊緊地綁着。他咬着牙老說着那麼一句話：

「……你們給我的報應……我今年……我今年……」



## 小 賬

一連幾天沒點兒風。熱得透不過氣來。

大老闆把肚子貼着櫃台，兩隻手在砧板上，一個勁兒對付個三截臘腸，挺快地切着，又薄又勻。不時還抬起眼睛來釘那位老買主一下：

「熱呀！」

「唔，」老買主就瞧一瞧店門。「你們這裏晚半天涼快些。朝東。」

店門那裏掛着一塊布擋住太陽，可是還不行，玻璃上「松記酒家」四個紅字似乎慢慢地融化。盤子裏那些個熟菜差點兒沒烤焦。一路掛着那些火腿香腸什麼的都在滴油。

「今年比去年熱，」大老闆笑那麼一下，一臉的汗就聚到了下巴尖子上，愈聚

愈多，一撐不住勁就掉在臘腸裏面。『熱天頂要緊的是衛生，衛生我們最講究。貨色總得乾淨，清爽。我們連小徒弟都乾乾淨淨的。』

『對呀，衛生是……』

『我們連小徒弟都……』

大老闆趕緊就喊起一個小徒弟來，彷彿要他在這位老買主跟前露露臉似的。

『小福子，小福子……小福子……』

沒答。

切着臘腸的刀在砧板上擱了一下，他臉對着裏面咆哮似地又喊了兩聲。聲音大得過了火，叫得嗓子有點發燥，他就嚥了一口唾沫。

老闆娘胖得像香肚那麼一大堆，賴在大籐椅上打盹，嘴張得大大的在打鼾，唾沫從嘴角那裏往下流。這一下子可醒了過來。趕緊拿手背抹一抹下巴，她也幫着喊。

『小福子，小福子！』

沒答。

「禽娘的。他又在那裏睡覺！」

她撈起那把掉在地下的芭蕉扇，一站起來就往裏面跑。

「小福子！」她站在一個房門口。門上那塊「內設雅座」的牌子旁邊掉下一根蜘蛛絲，一個小蜘蛛在繞着腿子。「禽娘的你這小鬼……還不起來！」

一點沒錯：小福子這小鬼仆在油膩膩的桌子上睡覺。

「看看你！——睡成這個死樣子！死賊種！死沒出息的一天到晚只知道睡覺。你的飯是屁股裏吃進去的麼……總有一天還得好好抽你一頓……」

小福子揉揉眼睛，搖頭幌腦地走了出來。

大老闆眼瞪得像金魚，對小福子叫着：

「你媽媽的死懶蟲！歪戾生的爛鳥禽的……到後面幫小和尚洗鴨腸子去！」  
唾沫星子跟着他的叫聲濺了出來，胡椒麵兒似地給洒在臘腸片上：大老闆就

馬上用荷葉包着交給老買主，還笑嘻嘻地說着『回見回見。』

老買主笑着瞧着小福子。小福子對老買主裝了一下鬼臉。

老闆娘還站在「內設雅座」的門口，嘟囔着。她扇着扇子，一面發表她的意見。她認為一個孩子總不能偷懶：老闆給他飯吃，可不能白給。給一份飯，總得撈回一份飯的本錢。她說她親眼瞧見小福子吃飯，不是打屁股裏吃進去的，這麼着總得長點兒力氣。可是怎麼老要睡覺——

『這麼懶——真是爛鳥禽的……禽娘的總要仔細你這身……』

忽然門上掛着的那隻小蜘蛛落到了她鼻尖上。她用那隻帶着銀圈子的左手捻死了這蟲子，就把話鋒轉了方向。

『這麼多蜘蛛絲也不去弄弄乾淨。禽娘的越來越不成話！死賤種！死沒出息的！抽死你這……抽死你這……抽死你這……』

她一下子不知道得安上個什麼字眼才好。對小福子他們的那些稱呼，剛才都

用到過，用重複了沒意思。隔壁蔣三嫂子誇她會說話，會說話的人總不能老來那麼一套。要用個新的術語她可又想不出。

可是小福子早已經拔開門到了後面小院子裏。

「媽的！」小福子吐了口唾沫，掀起油光光的圍身布在臉上揩了一把。「老子睡睡覺也不讓睡。」

小福子在小和尚對面蹲了下來，眼皮像有十來斤重，費着怪大的勁才睜得開。「老闖娘自己才睡得厲害哩，」小和尚沒抬起臉來。「她眼眶子一圈兒黑的。」

「睡多了眼眶子就會黑？」

「唔。」

「爲什麼？」

小和尚笑了一笑。小和尚年紀比他大，懂得的東西比他多。可是小和尚老愛賣關子。

「老子才睡着……」小福子噓了口氣。

什麼地方知了叫，一個勁兒拖長着聲音。要是做個知了多舒服：在柳樹上面儘睡覺可沒誰來吵醒你叫你去洗鴨腸子。可是牠偏偏不睡，儘那麼一口氣嚷着，叫人聽着更加打不起一點勁兒來。

他倆低着腦袋弄那些鴨腸，一案板膩膩的水從縫裏往地下滴。到處都擁着幾千幾萬個大頭蒼蠅：頭紅得彷彿塗過胭脂，身子綠得發光，像個豔粧女人似的那麼美麗可愛。只要你的手一動，她們就似乎怕你弄髒了她衣裳，「噏」地叫着就暫時飛開去，一會兒又擁着來。

小福子又打了個呵欠。沒勁兒地拖一條鴨腸子來，用剪子開一條縫，拿手一抹，把腸子裏那些黃灰色的東西洒到地上。他又打個呵欠。

「媽的。」

要是能讓他睡一覺，他甯可挨老闆一頓抽，還願意三天不吃飯。晚上伺候那些

喝酒的客人，總得到兩點鐘才能睡。早晨四點鐘他的帶師——秦師傅來宰鴨子，他們就得起來幫忙。他眼睛老是紅紅的想打盹。接着又打了個呵欠。

呵欠真像會傳染似的，馬上小和尚也張開嘴來這麼一下，接着挺一挺腰板，脚一伸——可踹到了油水蕩裏去。

『糟糕！』趕緊縮回脚來，瞧瞧那隻鞋。『老爺就只有這雙鞋子，可還……可還……你奶奶！』

『老子也得買鞋子……還不知道到那一年才分小賬哩，有半個月沒分了吧，有沒有初十分過的，後來就一直……』

『噯，初九分的。』

● 帶師即帶徒弟的師傅也。他教徒弟習「手藝」以及一切必要的生意經。這種人本是店裏的

「職員」，不過承老闆的意順便帶個把徒弟，故除額定工錢而外，不另取「教授費」的。

小福子汗淌得眼都睜不開，他拿胳膊抹了一下：

「媽的！」

「哼，再這麼下去老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赤脚。」

「赤脚？」小福子頓頓腦袋。「那麼着老闆娘又得來調戲你！」

「怎麼你不許別人赤脚你就分小賬。老爺可沒錢買鞋子……老闆娘調戲我就叫她貼老爺鞋子錢。你奶奶！老爺這幾天……這幾天……」

小和尚生了氣，就把鴨腸使勁一抹：腸子裏那些黃灰色的東西和着油水濺了一點在小福子臉上。

「看你！」

「怎麼，給你開開葷還不好？」小和尚笑起來。笑呀笑的突然射來一陣油水星子——給噴滿了一臉。

「叫你也開開葷。」



小和尚跳了起來。可是小福子逃到了牆邊，站在太陽下面。膀子上的汗放光。

「你奶奶，老爺總得……」小和尚從地上抓起一把黃灰色的東西，舉起手對準小福子要……

忽然——門開了開來。

兩個人趕緊回了原位，沒那回事似地抓起一條鴨腸。他們並不抬起臉來瞧瞧跑出來的是誰。

是阿四。

阿四提着兩個大籃子放到廚房裏。接着端一桶冷水放到院子裏，拿一塊黑色的手巾洗着臉。他跟二老闆去買了菜才回來。全身的水：褲子貼着了皮肉。可是汗還不住地淌：彷彿竟聽得見牠的聲音——嘩啦嘩啦似的。

「阿四，小和尚今天開了葷。」

「小福子先開葷的。」

那個回頭瞧他們一眼，又一個勁兒抹他的臉。他年紀比他倆誰都大，可是資格比他們淺：他才來了五的多月。皮膚比他們黑得多，他就拿着那條手巾在黑膀子上擦着：手巾裏浸透了油質，擦起來滑膩膩的。

前面二老闆的聲音叫了起來：

「阿四，死到那裏去了！麪放在這裏就不管了麼！滾出來，這賤骨頭！」

阿四吐了口唾沫，抬起他那水淥淥的臉嚷着：

「洗臉哩！總不能臉都不讓人洗！」

接着那邊大老闆噤哩咕嚕罵着。接着老闆娘又發表了她意見，不斷地說着，還夾着芭蕉扇拍着什麼東西響。說呀說的她往她房裏走去，突然就放大礮似地叫：

「不好了！不好了！」

「怎麼！」

「這麼臭呀，這屋裏……阿四，怎麼倒馬桶也不洗洗乾淨，這賤種！死沒出息的！」

……拎出去刷……阿四，阿四！

「操你的五百代！」阿四狠狠地揩一把臉就走了進去。

「小和尚，把麵拿去！」

院子裏就剩了小福子一個人。他眼珠子發脹，眼皮老要掉下來。他有點兒埋怨他爸爸：「幹麼要送他到酒店裏來做學徒。別的店裏也許好些。他覺得對面那鐵匠店裏的徒弟比自己舒服。世界上的人都比自己舒服。做個爛腿的叫化子還那麼自由哩。接着他又羨慕那些當兵的：他親眼瞧見兵隊裏面還有比他年紀小的。」

他發脾氣似地把一堆鴨腸使勁一把拖過來，那些大頭蒼蠅就吃驚地亂竄：有許多撞到了他臉上，像冰雹似的那麼有勁道。

「媽的！」小福子使勁把腦袋搖一搖。

可是他的媽媽全不知道他過着些什麼日子。她希望大着：她等着小福子將來賺錢，也像老闆那麼開家酒店。這麼着爸爸就不用一天到晚提個籃子去賣五香豆。

媽媽也不用給人洗衣裳。弟弟跟兩個小妹妹還得給送到洋學堂裏去念書哩，嚇！

小福子噓了口氣，嘴動着罵了一串子：他自己也不明白在罵誰。他不罵媽媽爸爸。媽媽洗衣裳洗得手長泡。爸爸不管太陽不管西北風地去賣五香豆，撈那麼幾個子兒給一家人喝稀飯，他能埋怨他們麼？

大頭蒼蠅又擁到了鴨腸子上。

小和尚帶着一籃子麵跑出來，對小福子裝個鬼臉就走進廚房裏。小福子瞧瞧他想跟他說幾句什麼，可是那個專心地在弄那些麵：小和尚對付麵條可挺有本領。他用種圓熟的手法把麵放到那鍋水裏燙熟，撈出來裝到篾筐上，澆着些豆油什麼的，就用筷子一絡絡挑起來，拿那把沒了邊的芭蕉扇扇着。他打算就便給自己扇一點風，就挨近着那篾筐，可是風裏捲着麵的熱氣，吹在身上又暖又潮濕。

前面老闆娘還在嚷着罵着。阿四大聲嘟囔着——聲音愈來愈近，愈來愈近，那扇門就一下子開開：阿四衝了出來，一直往後門外走去，手裏拎着個褪盡了紅漆的

馬桶。

「我又不是你的姘頭——連馬桶都要我管……」

後門外面橫着一條河水，綠得像茵陳酒，面上還浮起些泡沫，不像泡沫，爛棉花不像爛棉花的東西。河灘只有尺多寬，堆滿着煤屑，蝦子壳，西瓜皮。阿四一踏上去，蒼蠅就像開花筒似地往上一轟——差點兒沒把阿四連馬桶抬走。

老闆娘把她那一大堆擠出了院子的門。她一口氣罵着阿四。阿四刷馬桶的聲音比飛機還響，連知了也戛的噤住了牠的長叫。這麼着，老闆娘就不能不把嗓子提得更高，連假嗓子也喊了出來。

「賤種！沒出息的賊胚……你倒越過越……越過越……你這你這……你這……」——一下子憋住了氣，想不出下面的話來。

刷馬桶的聲音停了會兒：

「我生來就這樣！」

老闆娘覺得自己準得昏過去，就把帶着銀圈子的手撐住牆：

「這還成話，這——說一句頂一句……你給我滾這真……這真……！」

「滾，行！你把我那四十塊錢押櫃錢還我——我馬上就滾！這半個月的小賬也得分一分……！」

接着馬桶刷子又咆哮起來。

她自己還該說些什麼呢？阿四這傢伙可真硬：漲得她一肚子氣幾乎爆破。她總不能就這麼下台，她還得說幾句厲害的話，再不然就打他一頓。可是別人提到了押櫃錢和小賬的事：要是阿四真的一走……

可是二老闆來解了她的圍：

「大嫂，進去罷！同這種人有什麼好較量的，他是……他總是……阿四，看你越沒個上下了……你好好的，我們自然抬舉你。這樣……這樣……！」

阿四沒開口，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聽見。他只是一個勁兒使着刷子。

二老闆打了勝仗似地四面瞧一眼，拿扇子在那身反穿着的香雲紗衣裳上拍幾下，接着用左手摸摸右膀子——上面刺着一些花：一面五色旗和一面龍旗交叉着。

『操你的五百代！』阿四在外面咕嚕着。

阿四沒再頂嘴：他怕別人硬着勁兒真攆他走，他沒地方吃飯。可是老闆娘也沒叫他滾蛋：要是叫他走——那兩個也得走，上個月就有過這麼回事。那三個傢伙連成一氣的，叫他們走不礙事，可是馬上就得還出他們三個的押櫃錢：三四一百念，並且另外找徒弟都是些生手，可也麻煩。店裏當然不能去僱些夥計來：僱夥計得月月出工錢呀。

『都是爛鳥禽的！』老闆娘咬着牙罵了一句，就坐到一張小藤椅上閉起了眼睛。手裏搖着芭蕉扇：愈搖愈輕，愈搖愈輕，手就停落在大腿上。接着就打起鼾來。

小福子他們來來去去的，走過她跟前就故意放重了脚步，可是她睡得動都不

動。直到要吃飯的時候，大老闆推推她，她才在嗓子裏『唔』了一聲。

『吃飯了，嗨！』

『啊？』她拿手背擦擦嘴角上的唾涎。

那三個徒弟在廚房裏忙着老闆們的飯菜。小福子打了個呵欠，順便就吐口唾沫在老闆娘的飯碗裏，把飯裝了上去。小和尚到天井裏抓了一把鴨腸裏的黃灰色東西，打算加到那飯碗裏。

『讓老闆娘嚐嚐。』

可是阿四反對：

『噯，不好：這看得出來。飯裏有了狗屎儘夠了。』

『你的才是狗屎哩，』小福子說。

於是小和尚手裏的那把東西給放在一碗糟魚裏。

他們滿沒那回事似地端着托盤到前面去開飯，老闆娘就慌張地起了身：她屁



股緊緊地嵌在小椅籐的兩個靠手和靠背中間，一站起來——小籐椅也跟着臨了空。

小和尚格格格地笑。突然挨了大老闆一下嘴巴。

「笑什麼！」

蒼蠅都聚到了這幾碗菜上：特別愛那份糟魚。老闆們挺大方地讓牠們釘在那裏。雖然三個徒弟在後面給他們打扇，也不叫順便扇走牠們。不過筷子一伸過去，那些蒼蠅就不好意思地暫時避那麼一下。

小福子瞧瞧糟魚又瞧瞧阿四。阿四可沒理會，只認真地在二老闆後面給他扇扇子。

「吃了飯沒力氣麼，賊胚！」老闆娘橫小和尚一眼。小和尚就更使勁地扇了起來。

進來一個黑臉孩子——誰都知道他是對面鐵匠店的小徒弟。

「兩毛錢燒鴨，」把一個菜碗放到櫃台上。

阿四走了過去。他微笑地瞧着那孩子的黑臉，一面從盤子裏拖下小半個燒鴨來切着。

「只有這麼一點點麼？」黑臉孩子瞧着荷葉上的鴨子。「再添一點再添一點。」二老闆回過腦袋去笑着：

「你只要少偷一片就儘夠了。」

「噲，」黑臉孩子尖聲嚷。「誰偷吃？買少了我們師傅就得打我。還偷吃，這麼

好！

「哪哪哪，」阿四切下鴨屁股添上去。

「不要屁股。」

「不要屁股——要卵子！」

「你媽的……再添一點，阿四，再添一點。」

其實阿四巴不得老闆貼本：兩毛錢拿十隻燒鴨給他，也算不了回事。可是阿四他們吃着老闆的飯，就有這麼一種任務：跟買主吵嘴——來掙老闆的好處。

「不少。你自己看看。」

「再添一點，阿四，」黑臉孩子求他幫忙似地說着好話。「我們師傅的性兒你是曉得的。」

阿四瞧着他親熱地微笑着，切了一大片肺子肉給他。

大老闆眼睛釘着那黑臉孩子出了門，滑稽地笑一下。

「你看人家當徒弟的真苦。我們這裏的徒弟比比看。」

他瞧小福子他們一眼。接着他就談起那鐵匠店的老闆來。他說得怪高興的，只有嚥下飯菜去的那秒把鐘停一停嘴。他不一定是對誰說，眼睛只在那幾碗菜上移來移去。他告訴別人：那家的老闆老去賭攤，老闆娘愛打花會，不到中秋節那家鐵匠店總得招盤。這些故事他說過不止有一百四十四遍。

店門外馬路上一走過汽車，就把屋子震得哆索起來。大老闆耽心似地瞧一瞧天花板，又滿不在乎地往下說，一直到吃完了飯還沒說完，可敘述到了那鐵匠店的徒弟生活：當然沒有什麼小賬不小賬，並且那賭鬼師傅的兒子女兒也動不動就挨小徒弟——

「這真不成話，連小鬼頭也打起徒弟來！他們徒弟真苦。小賬是當然沒有的。」大老闆把這段情節說了六遍，於是噓了口氣，又像是說累了，又像是歎息那邊的小徒弟可憐。接着就——

「你們快收拾好了去吃飯。」

小和尚抹着桌子，一塊肉骨頭掉到了二老闆腳上。

「看你！」一拳很命地打在小和尚脊背上，小和尚往前跌了兩步。「齙娘的！眼睛做什麼用的，眼睛！」

太陽往西偏了一點，使勁地晒起對街的店面來。阿四幫着二老闆把門口擋着

的布一收下，就一口氣奔到「內設雅座」的屋子裏去吃飯。這是他們今天的第一頓飯。各人面前一小碟醃菜，中間一碗「神仙湯」●他們拚命地先喝湯。自己那份醃菜就留着慢慢地吃。

「他們吃糟魚吃得真上勁，」小和尚連喝了三瓢湯，正要去舀第四瓢。

阿四把小和尚手裏的勺子搶了過來。他舀得太快了一點，勺子裏的湯水就淋潑在桌上。那兩個不放心地瞧着他。

「唔，」小福子乾脆把剩下的小半碗湯倒進自己那碗飯裏，「要是他們知道糟魚裏加了什麼作料，那又得……」

「老闆娘好久好久沒有調戲老爺了。」

● 一大碗開水，加一點醬油，就是這麼一種湯。至於爲什麼名曰「神仙」那得請教一批專家。聽說這名字是揚州人叫出來的。

小和尚接着把兩片嘴唇弄得巴巴地響着，口裏嚼着的東西就掉下了些在他的飯裏。

湯喝多了可不是個勁兒：一下子汗就淌得更厲害——一滴一滴地往飯碗裏掉。

阿四拿起桌上的黑毛巾在臉上揩了一把。他忽然用勁地側過腦袋去，瞪着角落裏獸着的那隻鐵紗櫃。櫃子成了黑色，膩膩的彷彿也在滴油。可是牠跟屋子裏所有的東西都配得怪相稱：那三張歪桌子也似乎絞得出一些汁水來，十來張橈子一坐上去就得黏住屁股。櫃子裏只放着一碗生鴨子和一盤子醋蕎頭——阿四就輕輕地撈了三個小的和大家分着吃。

下半年大家都忙了起來。大老闆坐在櫃台旁邊對付買主。老闆娘也幫着稱秤。只是二老闆睡了兩個鐘頭中覺，才起來忙着收錢找錢。他們不停嘴地喊着阿四他們的名字，有時候亂叫一氣：阿四就貼在大老闆後面切着醬肉，大老闆還是溜着嗓

子喊：

「阿四……阿四……這爛鳥禽的死到那裏去了……阿四……」

阿四沒理會。大老闆喊聲更高。阿四不耐煩起來，就放礮似地叫：

「噯，在這裏！」

大老闆嚇了一大跳，趕緊掩住了耳朵：

「這歪民生的！」

接着老闆娘就喊起小和尚來。

他們忙着手忙着脚，還忙着舌子：總得和買主們搭幾句嘴。小福子也像小和尚那麼——一會奔到後面，一會跑到櫃台，一會又得稱秤切菜：連揩汗的工夫也撥不出。要是來了個把老買主，他們還偷空兒對他裝裝鬼臉。

挨牆掛着一排火腿，對面像燈籠似地吊着許多香肚：成了一條小巷子。他們在這巷子裏擠着，鼻子裏老吸着像老闆娘頭髮似的那麼一種油垢味兒。

小福子希望着早點來個把喝酒的客人，那麼着他就得專門到「雅座」裏去伺候，沒這麼忙。可是沒一個來的。

「媽的！」

一直到三點多鐘才來了兩個客人：一個胖子和一個紅鼻頭。

「二位！」

「嚶，」小福子怪高興地跑到「雅座」裏。他蹦蹦跳跳地去燙酒，溜着嗓子起勁地叫：「兩毛排骨。兩個松花！」

小和尚走過「雅座」門口總得嫉妬地往裏面瞧瞧，鼓着腮巴子呼氣。嚇，小福子可享福着哩：他讓那兩位客人吃着喝着，他自己把膀子靠在桌上，仆着腦袋睡覺。

「哼，這睡得真……」

不客氣的話，就是戳小福子兩刀他也還是睡了覺再說。

「茶房，茶房……」那位紅鼻子瞧着打盹的小福子，一面用筷敲着菜盤，「茶」



房……」

大老闆趕緊跑了進來，堆上不自然的笑容。

「什麼，先生？」

「再燙半斤花雕。」

「是！」大老闆用着挺快的手腳扭起小福子的耳朵，那隻手就順便給了小福子一個嘴巴——劈！可不輕。「燙半斤花雕……只是睡，只是睡，這歪戾生的爛鳥禽的死懶蟲……睡不死的……」

可是小福子衝到了外面。灌半斤黃酒在串筒裏往廚房裏走，他嘴裏操着別人的娘，祖宗，妹子，等等。

「我操你，老子……」他吐口濃濃的唾沫在酒裏，用食指去和了幾下。

大老闆可又和誰吵了起來。

「怎麼連鞋子都不穿，規矩都……規矩都……都是些爛鳥禽的……我們這

裏頂講究的是衛生，你竟赤腳，你竟……！」

「我鞋子壞了，」小和尚的聲音。

「買呀！」大老闆咆哮着，嘴裏濺着唾沫星子。「你鞋子壞了跟我說什麼！」

「我沒錢……一個小賬也不分，叫我……！」

小福子端着半斤酒走了進來，提高着嗓子嘟囔着：

「半個月一個蚌子不分給別人，還不許人赤腳……他媽的你到上算……！」

大老闆瞪小福子一眼，青筋突出得高高的，他張大了嘴要對付，阿四可在櫃檯

邊叫了起來：

「小賬當然要分……一年忙到頭的算是……！」

「好，分就分！」大老闆嘴角上掛着一堆白沫，又跑到砧板旁邊去招呼買主。

二老闆趕快接一句：

「反正一共只有一塊錢。」

「老二，分給他們爛鳥禽的！不識抬舉的傢伙！老子不過是一片好意，你倒你倒……」

「阿四，拿去！」二老闆打抽屜裏拿出一張兩毛大洋的票子來。「你們三個人的。」

真湊巧，不多不少地一共是一塊錢！分法是大老闆和二老闆每人有兩毛。老闆娘稱稱秤，幫着罵罵打打，算是給店裏做事，所以她也得分兩毛。秦師傅兩毛。剩下的兩毛就給三個徒弟去分。這是老規矩，小賬向來分做這麼五股的。

「你奶奶，他一家人倒分了三股去！」

可是阿四沒說什麼。小和尚自言自語地埋怨着：不夠買鞋，腳上的鞋可破得不能穿。

小福子一路地嘟囔着，瞧了那兩個喝酒的一眼，就坐在橈上，腦袋靠着板壁。他撐住勁兒不叫打盹，可是眼睛他自己閉了起來。他身子飄着。他覺得自己躺在床上，

不過蓆子上有個錐子似的東西，梗得他的脊背不大舒服。一會兒他瞧見他媽媽跑來接他回去。一會兒他媽媽變成了老闆娘，扭着他的耳朵在街上走。一會兒秦師傅拍拍他的後腦勺，誇他能幹，叫他……

突然——一個什麼東西飛到了他嘴裏。

他一張開眼睛就跳了起來。吐出嘴裏東西：一個紙團。

小和尚往後面跑。小福子一直追着到院子裏。

「操你祖宗，老子睡得好好的，他媽你來撩……你……老子得……」

兩個人跑着，扭着。小和尚笑着。可是小福子認真着。

「茶房！」——噹噹噹噹噹！彷彿想要把菜盤子一口氣敲破似的。「茶房……」

茶房……」

小福子奔了進去。一站住，汗水就沒命地往下傾。

「喊你爲什麼不來！」——又是那個紅鼻頭：瞪着眼，咬着牙。「切五個滴麵筋！」

切五個滷麵筋。

可是那個紅鼻頭儘麻煩：他吃了一片，把筷子一頓，盤子一拖：

「壞的！」

小福子可把委屈什麼的都忘了。他肚子裏樂着。他最愛的是買主跟老闆鬧整扭。可是他嘴裏的和心裏的是兩回事。

「怎麼壞了？」他滿不在乎地到他們桌子邊。

「酸的你聞聞，你聞聞！」

「我們這裏都是新鮮貨，當天做當天賣，我們……」

「喊你老闆來……你當我頭一次吃麼……喊你們老闆來！」

那位胖子也結結巴巴幫着說上一大套：酸了的麵筋吃下去得害病，有礙衛生。他們算是客氣的，不然叫巡捕來還得罰店裏幾個錢哩。現在只有一個辦法：換一盤來，還不許算錢。他叫小福子去對老闆說，不然的話他就得……

紅鼻頭還那麼一個勁兒嚷着：

「喊你們老闆來，喊你們老闆來！」

小福子瞧着紅鼻頭那付要吃人的勁兒，肚子裏說：

「你要把我怎麼樣罷，你要把我怎麼樣罷，媽的！」

「看住我幹什麼！擺着臉子給我看麼！」

「嚇，了不起！」

「什麼了得起了不起！」紅鼻頭跳了起來。「你是什麼東西，你！」

紅鼻頭對着小福子的胸脯就是一掌。小福子身子撞到了板壁。那些電綫給震得一抖，上面釘着的幾千蒼蠅就噏地飛了開去，瞧來像那些電綫爆裂成許多金星似的。牆上掛着的「羣賢畢至」的玻璃匾也搖幌得幾乎掉下來。

大老闆衝到了「雅座」裏。跟紅鼻頭說了幾句什麼，他一把扭住小福子的耳朵，劈着小福子的腮巴子。

「你規矩都不懂……你敢得罪客人，你這爛鳥禽的！歪戾生的……抽死你這  
個賤種……」

阿四跑了過來：

「憑什麼客人可以打我們！我們……」

劈——阿四又挨了大老闆一下嘴巴子。

「真是！」老闆娘念經似地嘟囔着。「禽娘的越過越……越過越……死賤種！  
死沒出息的賤胚！真是……真是……」

十幾秒鐘以後就什麼又都平靜下來。大家還是忙着對付買主。紅鼻頭和胖子  
聽了大老闆說許多好話，就又滿不在乎地吃着喝着。臨走還丟下五個銅子做小賬：  
小福子故意提高着嗓子叫——

「外賞小洋二分！」

倒楣的還是小福子。他等到秦師傅來了，就對秦師傅訴起苦來。秦師傅摸摸他

自己的光頭，微笑着聽着。秦師傅待他們三個都好：他在這兒的話，他們三個就少挨點兒罵，也不會挨打。可是秦師傅不老獸在店裏：早晨四點鐘來宰了鴨子就走，晚半天五六點鐘來也不過坐這麼兩三刻鐘就回家的。秦師傅跟大老闆拜過把，可是常說大老闆不是人。

「將來出了山就好了。年紀青青的誰不吃苦。」

「這裏太……這裏太……」

「到處都一樣呀。」秦師傅拍拍小福子的背。

「我甯可去當兵。我甯可去做叫化子。」

「瞎說！」秦師傅正經着臉色。「你爸爸盼着你出山哩。要是他知道你有這種念頭，唔，你看看罷，你爸爸媽媽都會去投河。他們想着你……」

「一位！外面小和尚叫。」

「嚶。」



一位小鬍子。他是個老主顧。他自己說他姓藍，可是小福子不相信：『世界上就沒有姓藍的人。真有這樣的姓麼，紅黃藍白黑的「藍」？』不過叫還是叫他『藍先生。』

『藍先生，爲什麼好幾天不來了？』

『唔唔。沒有空呀，』藍先生瞧着小福子裝的鬼臉笑一下，接着就告訴小福子要一盤瀟麵筋。

『別叫麵筋。麵筋是前天的陳貨。又燒吧，好不好？』

店裏電燈全都開亮。顯得更悶。天上橫着一堆橘子色的雲：哼，明天還得熱。

小福子仆在桌上放心地睡起覺來。藍先生不吵醒他，要洋火要手巾什麼都自己去拿。小福子一直到小和尚喊他吃飯的時候才醒。這頓是中飯。

蚊子在桌子下面釘他們的腿，拿扇子一拍，就嚶嚶地哼。蒼蠅飛到他們的頭上，飛到他們的醃菜盤裏，怪細巧地搓着腿子。小和尚一手抓住了兩個蒼蠅，往地下一摔。



奶」

老闆娘踱到了「內設雅座」的門口。小福子瞧她一眼，她馬上裝做很忙似地瞧瞧這樣，瞧瞧那樣，又到門外的一個櫃子裏拿什麼東西。其實桌上排着的幾瓶汽水從來沒誰來動過，瓶頭上堆着一兩分厚的灰。似乎那些汽水在盤古還沒有開闢天地的時候就放在這裏了的。老闆娘輕輕地罵着徒弟偷懶——這櫃子弄得這麼髒，一面在注意「雅座」裏面給那位藍先生算賬。

藍先生放下二十多銅板做小賬，另外掏四毛錢給小福子讓他們三個分。

「四毛哩！」小福子偷偷地告訴那兩個。「馬上就換麼？」

「明天換罷。」

「也好。先放在老子這裏。」

小和尚老張着嘴笑：要是那些主顧都這麼着，他就能買一雙鞋子了。

可是一直到睡覺沒再來一個主顧。小福子可不能在「雅座」裏打盹，也跟着

他們忙着招呼買東西的，洗刷一些東西，到廚房裏弄明天的菜，收拾老闆的房子，捉臭蟲。大老闆二老闆喊着他們的名字，叫他們做這樣那樣，嘴裏不斷地罵着『爛鳥禽的』和『歪良生的』。老闆娘靠在大籐椅上，也罵着說着，說呀說的就閉着眼打鼾，嘴角上淌着寸多長的唾沫。

第二天上午一點多鐘，小福子他們吃晚飯。

第二天上午兩點多鐘，小福子他們把堆在角落裏的蓆子攤在地上睡覺。打了幾個哈欠，就做起夢來。

老闆娘可沒睡着。她對大老闆噤咕了老半天，告訴他——小福子他們瞞小賬。『我親眼看見的。』

她親眼瞧見藍先生給小福子的四毛錢，他沒交櫃。他們三個把這四毛錢吞下去了。

『分了沒有？』

「沒有。錢在小福子身上」

「哼，看明天！」

挺快地就天亮。四點鐘。

二老闆比鬧鐘還準：他扭醒那三個小伙子，瞧着他們啞啞嘴起了身，就又回到院子裏竹床上去睡覺。

這天像往日一樣，一年得做三百六十五次的。他們罵天老爺幹麼亮得這麼快，就起來開店門，捲蓆子。幫着帶給秦師傅宰鴨子。阿四一個人掌櫃台，秦師傅走了之後小福子和小和尚拿鴨毛當武器——扔來扔去地打架。二老闆照例八點鐘起來，泡碗濃濃的紅茶，捲起香雲紗衣裳的袖子，啃了蔥油餅，於是坐在櫃台上抽烟。茶一喝夠了，就帶阿四去買菜，叫小和尚招呼櫃台。十點鐘大老闆和老闆娘都起了床，買主就全由大老闆來對付。

「小和尚，去洗鴨腸子去！」

老闆娘就在那時候梳頭。她老是拿一面鏡子七次八次九次地照，她覺得已經沒什麼地方不光燙了，就拿着芭蕉扇慢慢地扇着，靠在大籐椅上打盹：嗓子裏呼呼地叫，嘴張得大大的讓唾涎流得順利點兒……

今天她可沒那麼着。今天她對着鏡子梳頭的時候，就叫小和尚去給她買篋子：她把紮頭髮的毛繩咬在牙齒縫裏，說起話來聽不明白。小和尚問了老半天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只照了兩三次鏡子就站起來。她不去打盹。只是喊小福子。

「小福子……小福子……」

小福子仆在「雅座」桌子上睡覺。

老闆娘用她臃腫的手扭起小福子的耳朵搖着，她膀子上的肉也就一邊一邊的。雖然她在發脾氣，她可也沒忘了她往日那種美好的姿勢：她現在是用一種所謂「蘭花手」的姿勢扭他耳朵的。

「來！」

小福子跟着她走出來。他那雙乾燥的紅眼睛老霎着，用圍身布揩着額上的汗。一個花蚊子釘在他肩膀上，他連知也沒知道。

大老闆兩隻手又在腰上，對小福子瞪着眼：

「我問你：昨天藍先生給了多少小賬？」

「不是二百二麼？」

「放屁！」——老闆娘說這第二個字的時候，兩片嘴唇中間迸放出許多唾沫星子。「賤種！賤種！飯是屁股裏吃進去的麼？連數目都說不明白……賤種……我親眼看見他給你四毛錢！」

「那是他給我們三個人分的。」

「你瞞小賬，好！」大老闆把自己那條皮褲帶解了下來，把褲頭子捲着，就緊緊抓住那根皮帶。「賞了四毛二百二，你倒瞞住四毛錢不交櫃……爛鳥畜的，你這！」

「他賞我們三個人的，你們又想要……」

拍——皮帶抽在小福子大腿上。

「瞞小賬！」——拍！「瞞小賬！」——拍！

「操你祖宗！操你……他是……他是……」小福子掙扎着，可是那四毛錢給老闖娘掏了去，皮帶還不住地抽來：他忘記了疼，只是熱辣辣的，彷彿是火星子濺在  
身上。

「還了得，竟敢……竟敢……」

小福子衝過老闖娘身邊，往後面逃了開去，一直衝出後門。河灘垃圾堆上的蒼蠅就惱怒地飛了起來。一個癩皮狗在找東西吃，這麼一來就拚命地沿河逃走，還回頭瞧了小福子兩次。小福子可也照牠跑的方向跑着。

大老闆跨出後門。他有點擔心：怕小福子投河。

「回來，小福子……小福子！」

那個檢起地上髒東西扔過來，還摔一塊大石頭在河裏：綠色的水一濺，沾上大



老闆一身。這麼着小福子就在前面一個大糞缸旁邊轉了灣。大老闆放心地追，剛要轉灣到那條……

孔——突然一塊大石子射到了糞缸裏：力量不小。

「呃哨，禽娘的！」

小福子可到了街上。往家裏走。

「媽的，老子不幹了。甯可……甯可……老子甯可餓死，老子……老子……」

太陽燒得正起勁着，天上一絲雲也沒有。那些給晒着的屋頂在一漾一漾地顫着，瞧着叫人眼花。汗沒命地淌着，一流到打破了皮的地方就疼得連五臟都抖索起來。小福子用膀子揩揩臉上的水，一個勁兒地走。他沒想到檢陰處走，背上就像背着一個火爐似的。街上車子行人什麼的他都沒瞧見。他一會走着人行路，一會走到街心裏：影子跟着他劃過不平的地面，挺快地扭着。手臂跟着脚步的快慢在空中豁着，彷彿覺到了有點兒風——可是熱的。

小福子什麼也管不着，只是要回家。連下一秒鐘的事他也沒想到：似乎一回家就什麼都有了辦法。

家裏呢？

可是小福子一進了家門就楞住了。這蒸籠似的屋子裏流着一種腳臭不像腳臭，發霉不像發霉的味兒。小三光着屁股，爬在地上哭着，汗和着泥土糊得他滿身都是黑的。小福子瞧見他嘴裏已經有了四顆牙齒，可是還那麼瘦：腦袋就顯得特別大。許多蒼蠅擁在他腦頂的癩子上。妹妹在旁邊逗他玩想止住他的哭，可怎麼也辦不到。她就用食指撈起一些灰黃色的漿糊似的東西塞到小三嘴裏。妹妹似乎比以前更小了點兒。她打着赤膊，一條條肋子骨突了出來，臉色黃得像豆腐乾。她一瞧見小福子，就張大眼釘着他，不自然地笑着，露出褪了紅色的牙床肉。

小福子忽然覺得身子像蠟似的融化起來。他回家怎麼辦，他回家？他輕輕地問：

「媽媽呢？」

妹妹傻了地瞧着他。

「媽媽呢？」

她眼睛動也不動，只把手指了一下，小福子機械似地朝那方向瞟一眼就走了出去：媽媽每天得在那塘邊上洗衣的。

巷子裏怪熱鬧的：空黃包車，鷄糞，藕粉似的溝水，生滿了爛瘡和痲子的小鬼頭，大頭蒼蠅，破竹床，蚊子。這一帶的人都認識小福子：對他笑，對他打打手勢。可是小福子沒工夫招呼他們，只一口氣到塘邊。

媽媽跪在柳樹下對付那些衣裳。手臂只有杵子一半那麼粗，她舉起杵子來就很費力：打一下——嗓子裏一聲「哼！」

「媽媽！」小福子聲音打顫。

她嚇了一跳，手停了動作。突然柳樹上的知了就大叫起來，叫得小福子腦袋發脹。

「怎麼回來了？」媽媽喘着氣。兩個月沒見面，她腮巴子陷進去了許多，臉上似乎又添刻了些皺紋。她那雙手板給水泡得發白，像死魚的肚子。

「我……我……今天……今天我……」

瞧他一會，她又拿杵子打起衣裳來，水星子沉重地濺着。樹上的知了一下子就閉住了嘴。

「有事麼？」杵子又停一停。

小福子汗淌得眼都睜不開，他用圍身布揩一下。身上打破皮的地方像有刀刮着，他張開嘴喘着氣。他緊瞧着媽媽，忽然鼻尖上給誰刺了一下似的。掉過臉去，他小聲兒說：

「我回來看看的。」

媽媽嘆了口氣：

「要看什麼呢……吃別人的飯總得小心，沒事就別回來。老闆總是……老闆

總是……你常請假總不好……」

「本來……本來……我是順便。」

「這孩子……十六歲了還那麼娃娃氣。早點回去罷，也許你師傅等你去……」

叫是叫小福子早點回去，可是她忍不住對小福子說上許多話。她告訴他，爸爸近來嗽咳更咳得厲害，晚上睡不着覺。她自己常腰疼膀子疼。他們都希望小福子好。好兒在老闆那裏馱着，將來出了山能貼補貼補家裏，娘老子就得輕鬆點兒。她說得挺吃力，常停住好一會，深深地吸口氣。她老用手指擦擦眼睛，接着就撮一把鼻涕出來豁在地下。於是談到他妹妹弟弟們：這麼下去怕不能長命。這裏媽媽的嗓子就給什麼梗住了似地不能往下說，又擦擦眼睛撮把鼻涕。

「你瘦了，」媽媽閉好一會嘴，瞧瞧他：從頭到腳。「老闆待你好不好？」

小福子仰着臉，用手抹抹眼淚：

「好。」

「怎麼這麼瘦？」

「熱天總要瘦點的。」他吃力地笑着。忽然媽媽瞪着眼瞧着他褲子，他褲子上有血。「這是……這是……」  
「嗯，臭蟲血。」

「臭蟲血？」

「哦，鴨血。」

太陽快到了天的中央，他們的影子縮短了許多。媽媽又催小福子回店裏去。他抖索着腿子走了幾步，又站住回轉腦袋來瞧着媽媽。他笑着。他嘴裏咬着牙忍住疼，太陽穴上隆起一塊肉。汗水拚命往毛孔外面鑽，沿着腮巴子聚到下巴尖上往地下滴。

突然——他往媽媽跟前衝過去，仆在媽媽身上抽咽起來。

「怎麼！」——媽媽不知爲什麼。可是媽媽也淌了淚水。

過了這麼十多分鐘小福子還是走：不回去不成。他還是走着老路。腿子沒了力

氣，像洋火棒那麼容易折斷似的。褲子一貼着肉，他就得打個寒噤，於是手把牠提空些，可是身上還那麼釘心地疼。走得怪慢：挨着太陽灸不到的一邊——一步一步地拖。忽然他眼睛又水漑漑的瞧不見東西了。他用膀子使勁地抹一下，罵了自己一句「媽的」……

「小福子！」——嚇，阿四。「害我找得累死了……操你五百代，通也不通知一聲就走——不夠朋友麼！」

「我沒走……要走也不成，我只……我只……」

「操你五百代，你這暈頭——就這麼怕……」

這麼着阿四就扶着小福子走了去，又回到了松記酒家。





# 蜜月生活

## 一 新郎和新娘

那天晚上儘下着雨，一直到天亮。就在那天晚上——小焦和如意姑娘結了婚。

「如意你瞧，咱們這間新房多闊氣！」

「真是！就是化五百萬兩銀子也買不着哩。」

「如意你腦袋抬起來一點兒，待我把這繡花墊被拉一拉。」  
過了會兒。

「小焦你還不起來……咱們今兒吃什麼？」

「隨便弄點兒吃吃。別太多，多了咱們倆吃不了。只要燒三隻雞，烤兩個填鴨，弄

一碗紅燒魚翅，再打二十五斤裏脊肉炒炒，其餘就切十六斤羊肉片涮着吃。這麼着就夠啦。多了吃着怕傷食，那可不是玩意賬。」

「酒呢？」

「喝外國酒罷。那叫什麼呀……那個……那個外國名字噤哩咕嚕的。我可記不上。菜的話——你要是不夠就再添一碗海參罷。別太多，十五六斤就成啦。」

「我不愛海參。真是海參多膩。」

「不吃海參就改對蝦。行不行？」

新娘新郎都笑了起來。

## 二 洞房

他們倆怎麼結合起來的？

說起來很簡單。只是爲了房子的問題，不，還是爲了這裏造成了馬路才有這姻

緣。

兩個月以前這條歪頭孔腦的山路給闢成一條光光燙燙的柏油路。斫了些樹。挖掉許多墳堆。路南的土坵留下了幾個棺材洞；小焦就住在這麼一個洞裏；離這七八丈遠的洞裏——住着如意。

昨夜的雨打得如意在洞裏獸不住；洞門比裏面高，雨水一點不客氣地住裏灌。「真是！」她就爬了出來。

沒地方躲雨。她把一塊麻布蓋着腦袋也還是不成。她瞧瞧馬路對面那座小洋房：一圈籬笆抱得緊緊的。洋房裏透出來的燈光——像給水浸濕了似地發毛。

這近處本來有一座茶亭，可是馬路一造就給拆掉了。

於是如意躲到小焦住的洞裏。這兒比她自己的寬敞得多。裏面比門口高，水灌不進。

這就是他們的洞房；他們這麼着就結了婚。

新娘十七歲，新郎二十歲。

天亮一醒來他倆就談着今天吃什麼。他倆不願意起床。

白玉似的虱子在他們身上忙着。新娘消遣地撮起一個兩個來，用左手大指甲和右手指甲軋死牠，就清脆地發出一聲響——剝！接着她就四面瞧瞧：她很中意這間高大的洞房。眼睛瞟到上面：天花板上爬着兩個大螞蟻在找着什麼。她拿手指去抹死牠們，就有幾小片潮濕的黃泥落在他們臉上。

新郎左手攀着她的肩，右手食指放到舌尖上醮醮唾沫，在她頸子上擦着：把黑垢搓成一粒粒丸藥似的，搓成一根根油條似的，散亂地滾下來。

天早已晴得沒一絲雲，雀子在樹上吵着。洞房裏蒸出熱氣，瀰漫着一種怪難聞的味兒。

他們倆還是躺着不起來，可是他們的一些朋友跑來了。

那些朋友把小焦拖出洞門，接着就發見那裏面還有一個人。大家都嚇了一跳，

睜大了眼瞧着那雙新人：

「怎麼回事呀，你們？」

「嗨，如意子同小焦成親了哩。」

「怎麼，告訴都不告訴一聲麼？」

「如意，你什麼時候……」

「小焦，我們要吃喜酒！」

如意笑一笑，埋怨似地嚷：

「真是你們這批傢伙——東西也不送就嚷着要喝喜酒！」

小焦用他那黑指甲搔搔亂七八糟的頭髮，怪有把握地說：

「菜可早就弄好了。酒也有：噤哩咕嚕的外國酒。只等你們送東西。」

「送送送——我把這座房子買來送你們。阿祥你送什麼？」

那個所謂阿祥只傻笑着，他那雙打着皺的細眼釘着那位新娘。

太陽照着新娘的臉，她的臉就顯得更黃。膀子和腿子都祇有小竹竿那麼粗。黑頸子上畫着一條條的淡紅色：那是給小焦擦的。

忽然的阿祥有了個不近人情的提議：

「讓他們兩口子歇三天，好不好？吃的喝的包在我們身上。」  
新娘新郎聽着這話就楞了一會。

### 三 來賓的禮物

兩輛洋車爬上這條柏油路。

坐在車上的兩個人都是大爺們：他們的夏布長衫給太陽照着，就白得耀眼。年紀青點的那個瞧瞧路南的棺材洞，瞧瞧如意小焦那夥人，嘴裏就談了起來。一面抽着煙捲：吐出來的白煙遇頂頭風——往後面一拖就在空中消滅了。

阿祥趕上去跟在兩輛車子後面，苦着臉哼着。

「老爺，賞一個銅子。老爺，賞一個……」

坐車子的兩個人就閉了嘴。抽煙的那位把手伸到靠手旁邊彈彈煙灰。

「老爺，賞個錢給買燒餅吃。」

沒答

可是阿祥老跟着。嘴裏不哼。臉上也滿不在乎的樣子。

抽煙的那位大爺拚命抽了幾口，就用種很熟練的姿勢把煙屁股往後一扔。

阿祥就突地站住，把煙屁股揀起來，跑回自己那堆人裏去。

「這麼長一截哩，」他用力地抽一口，連腮巴子都陷進去。老半天不呼氣——捨不得放了肺裏的煙。

「阿祥，給我一口。」

「阿祥，大家輪一下。」

可是阿祥又把煙屁股放到了嘴唇中間。有火的那一頭怪猛地亮了一下，煙屁

股又短了兩分。大家耽心地瞧着。紅烟灰順着風飛，像流星似的。

『一個人抽——你心裏下得去麼，媽的？』

這話對。可是這麼點兒——輪不過來。阿祥把大家瞧一轉，就把眼睛停到了如意和小焦身上。他啞啞嘴說：

『給他倆罷：算是老子送的禮。喜酒可不能少。』

『真是嚇，這比老七說要送的洋房子好得多。他那洋房子……』

如意沒工夫再往下說——別耽誤了抽烟。大家緊瞧着如意。如意緊瞧煙頭子：眼睛成了鬪鷄眼。

忽然——擦達！對街小洋房的籬笆門開了。大家的眼睛給吸了過去。

門裏跑出一個小黑狗，一抬頭就對這批人嚷起來。可是不敢往前走一步。可是一等到裏面走出了那個光腦頂的老頭兒，牠就大聲咆哮着，彷彿咬死個把人是滿不算回事似的——那麼個英雄氣概。



「小焦，我買下這隻漂亮狗送你。」

「正合式，」小焦滿不在乎地說，他用兩片黑指甲撮着那煙屁股到嘴邊又抽了兩口才扔掉。煙屁股短得像一粒藥片。「我得把吃剩的紅燒魚翅，還有烤鴨什麼的，好好兒餵牠：過了一天牠就得長胖，你信不信？」

洋房子的洋台上站着個年青夥子在抽煙。穿着鬼子的衣裳，頭髮大概使上了許多什麼油，光得像那小黑狗的毛。拿着煙的那隻手揚着，嘴裏喊着那隻狗：

「兵兵，別叫，乖乖地跟高升去洗澡！」

那光腦頂的老頭兒也一個勁兒叫着：

「兵兵，兵兵！」

這麼叫了老半天，那黑狗才勉勉強強跟着光腦頂往湖邊走去。

「這狗東西天天洗澡哩，」阿祥自言自語着。

「牠頸子上套着那麼個圈子——怕的，值幾個錢。」

「銀的麼？」

四 三朝

又是早晨。

「如意，今兒是咱們的三朝。」

如意把臉伏在小焦的頭上。小焦的黑頭髮上鋪滿着沙泥，變了黃色。她覺得他頭髮裏有什麼東西爬上了她的臉，她就用她那膩膩的手指梳着他的頭髮找着。過會兒她又把臉子貼着，懶懶地說：

「真是。今天我不舒服。」

「怎麼岔？」

如意不舒服：覺得自己的身子在空中打旋，眼裏瞧見的東西都長了毛似的。小焦也不舒服：沒一點勁兒，肚子老在叫着——咕嚕咕嚕。

『阿祥他們呢？』

『阿祥說過叫咱們樂幾天，今兒他們喊也不來喊我，一聲就出去啦。』

兩個都閉了嘴。外面汽車一走過，就震得他們脊背發麻，頂上也得掉下一些碎土。

一條蚯蚓爬出土來，又爬進土裏去；尾巴留在外面。小螞蟻在那尾巴上碰了一下，那蚯蚓就沒命地一陣子扭。如意瞧着笑了一笑。

小焦謹慎謹慎地把如意的腦袋捧起來，放到那墊地的麻布上。

『去一會就回來，』他爬出那所洞房的門。

他不打算走遠；走遠了他放心如意不下。他想在對面那家的廚房裏討點冷飯來；怎麼也得討來；要不給——他就自己動手。

柏油路上乾乾淨淨的，一點灰都沒有。

對面籬笆門開着；裏面一些花草在搖頭，種着的一片玉米——一個個都長得

肥肥胖胖的。

「兵兵，兵兵！」

有四五個人笑着瞧着那小黑狗。小黑狗仰着腦袋瞧着洋台，搖着尾巴叫幾聲。洋台上站着幾個女的男的。昨天那位頭髮很光的小夥子笑嘻嘻地靠着欄杆，手裏拿着一塊小石子似的東西。

「兵兵！」——小夥子手裏的東西摔到了馬路上。

小黑狗衝出來咬着那東西，幾下子嚼就吞了下去，又仰着腦袋對洋台搖尾巴。這是吃的東西！

小焦挺了挺胸脯。

那位小夥子又摔第二次。

「兵兵！」

這回小焦可不客氣：他瞧見那小夥子手一摔，他就跨出腿子。他比那個什麼兵

兵動手得快：那東西剛掉下地來——他就抓了過來。那東西像半個花紅那麼大，醬油色，彷彿是……

來不及瞧明白，兵兵可就衝到了他身上。

兵兵咆哮着，用尖牙齒咬小焦的衣裳，咬小焦的肉。

小焦要保全他搶來的那顆東西，就舉着手叫兵兵撲不着。可是這還是不大穩當，他就塞到口裏啣着——甜的。

光腦頂的老頭兒跑出籬笆門前：

「媽的這混蛋！給兵兵吃的——你幹麼搶他的你……」

洋台上那位光頭髮小夥子揚着手叫：

「高升，讓他搶罷，高升……兵兵，兵兵！」

接着吹了幾聲口哨。

小黑狗又跑回門裏去，馬上換了付臉嘴：搖尾巴。

那小夥子把手舉起來要摔第三顆，嘴裏對小焦嚷着：

「喂，上勁點兒！我摔二十個，你要是搶着了十個——我給你兩毛錢。我一個一個地摔。」

「好……剛才這個算不算呢？」

「就算罷。」

「好！」

於是那個小夥子微笑着，把手一摔。

兵兵趕緊跑。小焦趕緊跑。可是一個空：別人還沒摔出來，只是裝裝樣子的。洋台上的娘兒們都大笑起來。

接着就是真的——一顆東西摔到了馬路上。

小焦和那黑狗扭成一團的在地下亂滾。

瞧着的人都劈里拍喇地拍着手。

到。

那顆東西可給兵兵咬住了。小焦想扳開牠的嘴把那顆東西挖出來，可是沒辦

洋台上那小夥子大笑着叫起來：

「哈，這傢伙不成：沒能耐。」

摔到了第八個的時候，小焦可真沒了能耐。他搶着了三個。他喘得氣都透不過來，一步也跑不動。衣裳給撕得沒辦法再補。身上東一塊西一塊給兵兵咬破了在出血。

「喂，怎麼，不來了麼？——兩毛錢哩。」

小焦只搖搖腦袋沒說話：嘴裏啣着那三顆東西不能說話。

那三顆東西慢慢在融化，滿口的甜漿：小焦可撐住勁兒不吞牠下去。

小焦一爬進洞房，就把那三顆吐出來放到如意的嘴裏。

「什麼，這是？」

「吃罷！」小焦喘着說了一聲，就咂咂嘴，嚥了一口唾沫。

「你呢？」

「有啦。別管我罷。」

「這是糖……這是什麼糖啊，這麼股怪味兒？」

五 籌備宴客

半夜。

新娘跟着新郎在籬笆邊爬着。新郎用了低得聽不見的聲音說：

「如意你待在這兒把風。」

這對新人在那兒幹麼呀？

不幹麼。只是他們早就想撈點東西吃吃，跟阿祥他們大家樂一樂。他們瞧上了這裏面種着的一大片玉米，他們等着沒有月亮的晚上，等了十來天，今夜可就……



今夜沒月亮，只橫着一條白煙似的天河。

地下發出一種土味兒。一些蟲子唧唧地在叫着。

小焦用力地睜大着眼，四面瞧瞧，就又輕輕往前面爬。

突然——沙喇沙喇沙喇！

他趕緊把身子貼着籬笆，靜靜地等着。

沒事。只是風吹着玉米的葉子響。

「媽的，」小焦在肚子裏罵了一句又往前爬。

洋房裏沒一點亮光：四面都黑得似乎凝了起來。小焦爬得離那片玉米只有五

六尺遠。他眼睛怪精明的：他彷彿覺得還瞧出了那些玉米尖上一根根的鬚。

他一直往前面爬，漸漸靠近那些……

忽然狗叫。

接着——人的脚步響。

小焦很快地打回頭，拖着如意就鑽出籬笆下的洞。籬笆圈子裏狗叫着。人走着，唧噥着，拿電筒四處照着：馬路上就排着一條條的光——一會兒掠過來，一會兒掠過去。

## 六 項圈

新娘新郎把晚上這回事對阿祥說了，阿祥就大聲說：

『這狗東西——我做牠！』

阿祥說了這話的第三天，洋房子裏出了一樁事：那個黑狗兵兵死在廚房門口。這事到早晨才發見。誰也不願這怪可愛的兵兵死去，可是——一摸，冰冷的：死得連一點兒氣都沒有了。

那位頭髮很光的小夥子差點兒沒哭出來。他叫高升去弄個木箱來，把兵兵的尸身裝進去，埋到後面的空地裏。他還拿一塊木片寫了幾個字插在那上面。他還說

他打算寫一首詩來悼牠。

這回事阿祥都親眼瞧見的。

「我親眼瞧見的，那小夥子還規規矩矩地送那木箱子到後面，嘴裏嘟囔些什

麼。」

不過阿祥不知道那小夥子到底寫了詩沒有。

「他說他還得瀉什麼屎，我可沒瞧見他瀉。」

「那賴子上的圈子呢？」小焦睜大着眼問他。

阿祥楞了會兒就叫起來：

「埋進去啦，那圈子！」

「真是銀的哩！」

「也許銅的。不過……不過……」

「唔，總得值什麼幾個……幾個……」

「噙。唔。」

又到了晚上。

天上有了幾片雲，連天河也瞧不見。

這回有三個人爬進籬笆。

小焦緊跟着阿祥。阿祥像在自己家裏似的那麼熟。

新娘站在前面一點，把風。

阿祥灣到一棵小樹的後面去。

『這兒這兒！』

一根木標。

他們用尖石頭挖着土，不叫放出一點聲音。汗水往黃土裏直滴。

風吹着樹葉響，小焦可一點不怕。

挖呀挖的，忽然發出一種沉重的聲音：這是木箱。

他們拿手握。指甲裏填滿了土，指甲縫發脹。

「有釘哩，媽的！」

木箱釘着釘。蓋子怎麼也扳不開。小焦又摸起那塊尖石頭插進縫裏去。他咬着牙，出氣也不叫出出點兒聲響，就喘得更厲害。

「開了點兒啦。用勁！」

阿祥兩手就更使勁地扳那蓋子。膀子用力得顫起來。

格達——開了一隻角。

兩個害怕地四面瞧一下：黑的。

其餘的釘子可就好對付了：手扳着容易用得出力氣來。他們竟能一響也不響拔出了三根釘。

手指疼得不大靈活起來。可是不能停。

阿祥扳着那蓋子，小焦把左手伸了進去。

一陣沙沙的響。地下的小蟲子馬上停住了叫聲。只有外面的蝦蟆倒起勁地嚷了起來。

有人麼？——阿祥猛地掉過臉去，可是什麼也瞧不見。

小焦滿不在乎地摸着：手抓着了那個圈子——冷的那狗頸子比以前細小了點兒，圈子就鬆了一圈。

「摸着了麼？」

「摸着了。拿不出來，可是。」

拿不出來：牠的腦袋比那圈子大得多。

小焦把右手也伸了進去。左手捺着那腦袋，右手抓着圈子往上面脫。不成。

一股衝鼻子的臭味兒打板開的縫裏往外迸。

輕輕的一陣脚步響：他們一聽就知道這是如意。

「掏着了麼？」

小焦沒答。

「沒哩，」阿祥咬着牙輕輕地說。「你幹麼走過來？」

「如意你還是去把風，別讓他們……」

「真是我怕。」

老是一會又有什麼聲音，一會又沒有，又像是脚步響，又像不是。

阿祥害怕地東瞧瞧，西瞧瞧。

可是小焦專心地在對付那圈子。

「總得把牠那腦袋割下來才成。」

如意緊緊地挨着小焦，她睜大着眼睛瞧着前面黑的……

突然——擦擦擦！

突然——一道光掠過來！

「哈哈，三個哩！」

七手八腳把他們三個抓住。他們三個的眼睛給光刺得睜不開。

「送到公安局去！」——那光頭髮小夥子的聲音。

新娘新郎和阿祥——像木頭似地站着。身上五顏六色的。汗臭和着木箱裏的味道到處瀰漫着。他們的手指疼得發麻，就輕輕地抓着拳。

「跟我走！」

地下那些影子就笨笨地移動了起來。



## 請客

「怎麼還不來呢？」雲守誠先生手指在桌上敲了幾下，皺一皺眉毛。「老葉，現在幾點鐘？」

老葉看了看手錶：八點零七分。

「不會不來吧，啊？老葉你看呢？」

「說過要來當然會來：胡科長向來講一句算一句，決不媽糊。」

於是老葉又滿不在乎地去磕那些赭色瓜子，拿他那肥大的手指去細心地剝着瓜子肉。

隔壁屋子裏在豁拳，在大聲談笑：這邊就更顯得冷清。

雲守誠先生噓了一口氣，肩膀不安地聳動了一下：汗透了的短衫黏在肉上，給

電風吹着很不容易受。他站起來走到洋台上，可是側面的「江南酒家」四個年紅燈的字照得他眼睛發脹。

下面街上一些汽車在狂叫着，前面兩盞燈耀得柏油路發了白，瞧着叫人覺得一陣熱。黃包車直往街邊上擠，拉車的跨着大步子跑着，車上的人就給彈得一蕩一蕩的。

祇要有車子一停到附近，雲守誠先生就心一跳，把今天下午理過髮的平頂腦袋伸到欄桿外面去，突出一雙眼珠子瞧着下車的人。

可是他請的那位客人還是沒有來。他七點鐘親自到胡科長公館裏去催請了一次。回到這家江南酒家之後，已經到洋台上去望過五趟了。

「要是他不來……」

他五臟六腑往下一沉。他緊瞧着對面，那小胡同裏正走出一雙男女。於是他在肚子裏對自己說着：要是那一對出巷口往東，那胡科長今晚準會到一到。要是往

西……

那對男女一點也沒躊躇就往西轉了灣。

「禽媽的！」雲守誠先生嘴唇便勁動了幾下。

隔壁那些叫拳的嗓子更粗了些，不時闕出大笑來：似乎故意這麼着——要挖苦這邊請客的人沒面子。

這邊的主人哼了一聲。他彷彿爲了要擺出一點自己的身份，就把凹進去的胸脯挺了出來，用種很大方的步法回到屋子裏。兩手又到了後面，眼睛滿不在乎地看看這看看那：竟像那回萬局長去參觀他們新民中學的那種派頭。

「胡科長會來的，唔。」

老葉像在想什麼。這里抬起臉來瞧了他一會，點點頭。

於是兩個人都閉着嘴：兩個人都覺着受到了一種壓迫，誰也想不出一句話來。雲守誠先生拚命忍住那着急的神色，不過坐不了一會兒就站起來踱着，過不了五

六分鐘又得到洋台上去瞧瞧，然後輕輕地歎着氣。

聽見一羣一羣的酒客下了樓。門口時不時有個把夥計來張望一下。館子門口停着的車子已經走了一小半。

雲守誠先生掏出手絹來揩揩臉，又跑到老葉身邊去看看手錶。他搔了搔頭皮，嘴裏嘖了一聲。

那位就裝出了一付過意不去的臉色，擺擺手勸主人別着慌。他老葉是胡科長的表姪兼屬下，當然摸得準那位人物的脾氣。

主人把手指在桌上輕輕敲了幾下：

『並不是面子問題，我倒不過你替我安排好這樣一個機會，我總不能把牠錯過。說不定這回我竟可以轉轉運……我的生活真是忒媽的太那個了！』

一雙金魚色的眼睛釘着老葉的臉，在想着什麼。

他打十九歲起就在新民中學當書記，一直獸上了九個年頭。一天到晚在對付

着那強硬的鋼筆板。右手中指結上了一個桃核似的老繭。每個月祇可拿牠二十六塊錢。他就這麼着養着自己的老婆跟兩個孩子。

可是現在有了個新路子。

他轉過身來瞧着老葉，嘴角抽痙那麼跳呀跳的。右手插到短衫口袋裏去摸摸那兩張五塊的票子。忽然他非常感動起來，就又噓了一口氣。

對方那位到底夠朋友。那個好消息正是那位告訴雲先生的：他們那科出了個書記缺。那里的書記每月起碼值得四十五隻洋。介紹他去拜見胡科長的也是這位老葉，不過沒見着。

今天可見得到麼？

他用求救的眼色瞧着那位朋友。

今天請客的事也全是老葉替他安排的。據說胡科長吃不慣那些館子裏的菜，祇有江南酒家還勉強。

他雲守誠自己並不是沒放慮過。結果他決計拚着幹一幹。他咬着牙到會計科去打了五六次交道，借到了十塊錢——這就把下個月的薪水都透支完了。目前他太太手裏祇剩了四毛錢做家用，他也管不着。

於是他拿右手摸摸衣袋，用挺小心的樣子坐到了老葉旁邊。

這回是老葉自己瞧了瞧手錶。

主人顫聲問着，好像談到了一樁禍事似的：

「胡科長每天飯局很多的，是不是？」

這到很的確：今晚上就另外還有一兩處請胡科長吃飯。他跟老葉六點鐘叫人去催請的時候，那邊竟乾脆辭了席。

雲守誠先生又嘆了口長氣：誰知道別人肯不肯提拔他！

把今晚經過了的節目細細地回想着，他打算拿自己對命運的經驗——來推測這次請客的結果是吉還是凶。他心很急地跳了起來。太陽穴上似乎有什麼東西

在敲着。

唉，其實進行得算是順利的。他親自到胡公館去過：簡直天意在湊合他——剛巧碰見胡科長出門！那位短小精幹的人物正要跨上汽車，雲守誠先生趕緊就走上去鞠躬。一雙手捧上了自己的名片，嘴裏結里結巴哀求別人賞光。哼兒哈的說了這麼會兒——

「好罷。」

這是胡科長親口對雲守誠先生說的。

雲守誠先生覺着皮膚上一陣熱，把褲子拉了拉又站起來。手到鼻子上摸了一把——有點油膩膩的。

他一直沒定下心來：坐着不舒服，站着又覺得腿子沒勁。祇要門外一有脚步響，他就一下子感到緊張起來，身子像給抓住了臨在半空裏似的。

那些酒客漸漸散去了。連隔壁那批愛豁拳的傢伙也下了樓。這館子門口停着

的汽車祇剩了兩輛。

「幾點鐘，現在？」他問。

「九點差五分……呢，不對！」

老葉舉起左手到耳朵邊聽了聽：一點聲音也沒有。

什麼地方的電燈開關格格格一陣，這間屋子裏就一下子一下子變亮了些。

誰也不知道過了幾分鐘幾點鐘。想要叫夥計去對對錶，他倆可都沒這勇氣去捺電鈴。

可是忽然——門外響起了一種挺有氣派的脚步聲。

主人預感到了什麼似的，馬上站起了身。他趕緊把掛着的紡綢長衫搶下來披著，去扣扣子的那隻手竟哆索得很厲害。

屋子裏的四隻眼睛都巴巴地瞧着那扇門。

脚步響得逼近了。響到了門口。可是——停也不停就響了過去。



雲守誠先生一屁股倒到了椅子上。

「他不來了！他痛苦地尖叫着。『毫無希望，毫無希望！這真太那個……』」  
媽的……」

沉默。連空氣都彷彿結成了固體，重重地壓着人腦袋。

他們瞧見街上有幾家店家上了門，瞧見大門口的兩輛汽車也溜了開去。

最後眼面前突改了樣子：什麼東西都變得蒼白了些。他們把視線移到洋台上：

那「江南酒家」四個紅字已經熄掉了。

主人把指節在桌上敲了一下，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步子越跨越慢，到第五次回到桌邊就停了脚，用種求饒的臉色問老葉：「這里定好了的菜可不可以退掉牠。」

然而胡科長從來不失約的。

於是——雲守誠先生像忽然受了大打擊似的，猛地蹦了起來。他雖然裝得很鎮靜，心可跳得連胸脯都覺得發痛。

原來那位客人真的來了——就是那位胡科長！

胡科長是個小個子，臉色像他眼睛一樣紅。他一面打着膈兒，一面腦袋仰呀仰的隨便打着招呼。

樣子顯得很忙：看去當然是有許多事要等他去辦。

老葉搓着那雙肥厚的手，帶着五成親蜜五成恭敬的勁兒——幫主人招待那位置上賓。

主人老鞠着躬，同時還忙着捺鈴喊夥計。他把上首的位子略為搬動了一下，拿袖子在那張靠椅上揩了幾揩，然後又鞠一個躬。臉上想給笑得儘量些，腮巴子拉得挺費勁，瞧來反而顯得有滿肚皮不願意的樣子。

「科長——科長——科長很忙吧？」

「唔呢。啾！」科長很痛苦地打了個膈兒。

接着雲守誠先生說了幾句關於天氣的話，舌子打着結。末了他又慌張地東瞧

瞧西瞧瞧，想找出一個題目來。可是他太感動了：他覺得自己竟在那里拚命忍住眼淚。

那位科長不大愛說話，祇是鼻孔裏塞住什麼似地嗯兩聲。兩個夥計捧上了許多東西，主人這就往前面湊一湊身子：

「酒是……科長吃什麼酒，科長？」

老葉趕緊插進嘴來：

「威士忌威士忌……夥計，來一瓶華開的威士忌！」

「華爾克，」胡科長公事公辦地校正他。

這麼着就什麼都安排好了。菜都是老葉點的：沒有一色合不上那位貴客的口胃，尤其是那一大盤紅燒鮑肺跟一大盤雞絨魚翅。

誰都不言語。誰都怪有禮兒地要等別人先開口。

坐上首的客人祇「噯！」地叫了一聲。接着很忙用手摸摸自己肚子。接着掏出

個煙盒子打開來——空的。

雲守誠先生馬上叫了夥計進來，一面把身子抬起了一點兒，好像有件機密事要請示辦法似地問胡科長：

「什麼煙，什麼煙，科長吃的是？」

科長似乎沒聽見他的話，祇對夥計動動右手食指：

「白錫包。」

老葉已經喝下了兩杯酒。越喝越不開口，把眼睛釘定了那盤冬瓜盅。

做主人的站了起來，舉起了杯子——顫得搖搖的。

「科長……科長……請科長——科長——科長乾一杯。」

那個像笑不笑地拉動一下嘴角，搖搖腦袋。

站着的人臉發了紅，他很不順嘴地把剛才的話又說了一遍。

胡科長很響地打了個隔兒——似乎發了脾氣。那雙紅眼睛瞟到了對面牆上，

好像這世界上壓根沒長出一個雲守誠先生來。

這位撐着腿勁又站了幾秒鐘。他不好意思就這麼坐下去。於是彎着腰舀了一勺鷄絨魚翅，小小心心送到首席碗裏。

他瞧着的：胡科長祇啜了一小口酒。一廳白錫包祇抽了小半支。那雙筷還沒動過：胡科長祇用勺子吃了一口鷄絨魚翅——在盤子裏舀的。

「毫無希望，毫無希望！」他想。鼻尖上沁出了汗顆子。「我敬給他的菜——他怎麼不吃呢？爲什麼呢，唉！」

這裏——突然胡科長站了起來。

「謝謝，」那聲音斬釘截鐵的。「我還有點事。少陪。」

怎麼來了！怕還不到十分鐘哩！

雲守誠先生全身都融化了下去。他那橘皮似的臉子苦巴巴地扭着，嘴唇像抽痙似地動着：

「呃呃，科長——科長——科長怎麼……」

科長皺着眉毛點點頭：

「的確有事，的確……噯……噯，少陪。」

老葉莊嚴地舐舐嘴唇，代替要求主人原諒似地說明着：的確，的確，科長是很忙的。

這麼着就胡科長匆匆忙忙帶上帽子，匆匆忙忙跨起了步子。

主人嘴呀眼睛的都張得挺大，可是一面自己感到心臟在收縮着，收縮着，竟停止了跳動，他這麼楞了還不到一秒鐘，忽然全身皮肉都抖動了一下，就像衝鋒似的，屏住一肺的氣——猛地奔到了胡科長跟前。

他這回能不能轉運，就全靠這麼一着了。可是喘得連話也說不順嘴：

「科長……科長……想請科長栽培：貴科出了個——出了個——出了個書

記缺……」

科長顯然吃了一驚，尖叫了一聲『噉！』立刻把手遮住了嘴，還瞧見他嚥下了一口什麼東西。

「我怎麼有用人之權呢，嗯？」他皺着眉閃一下微笑。「這樣一個小小位置——噉呢，這四五十塊的小事也是司長決定的……介紹的人已經不少；噉，唔，王次長一封荐信……梁廳長一封荐信……噉！噉！」

雲守誠先生差點沒昏過去，橘皮似的臉子苦皺着：

「那麼……那麼……？」

那個不耐煩地搖搖腦袋，往前移了兩步。接着就彷彿辦好了一件大事的那種勁兒，把搖着的腦袋往後仰幾下。

「就這樣，就這樣……好，我先……噉！我先走一步。」

把胡科長一直送到樓下之後，雲守誠成了一塊化石。他沒喝酒，也沒吃飯。他一身的骨頭都像脫了節。

老葉似乎很餓：作股正經地使着筷子勺子，嘴裏很響地嚼着，腮巴肉一突一突的。於是又拖過那方瓶子來斟上酒，一氣就把牠喝完，還哈了一口氣。有時候他衝着主人點點筷子：

「吃呀。怎麼相應不理呢？」

末了他還吃了兩盅飯。

主人顫着嘆了一口氣，十隻冰冷的手指互相鈎着。額上冒着汗，鼻子一動一動的。那臉色就像要嘔又嘔不出的樣子。

那十塊錢怎麼說呢？他認為準可連本連利都馬上撈得回的，可是見了鬼——那位科長不買賬！

「毫無辦法，毫無辦法……」

他嘴唇咬得發了白，瞪着眼瞧着桌上那些碗盞。他老實想跳起來嚷一通，哭一場；想結結實實把嘔着嘴的老葉打一頓。



往後怎樣過日子——他連提都不敢提。今天才二十一，可連下月的薪水也透支得精光，會計科裏再也借不到一個大了。家裏祇剩了四毛小洋：誰也不知道要怎麼對付。

現在看起來，熬着手痛去寫鋼筆板的苦日子——倒變成了小事。

鼻尖一刺痛，眼睛霎了幾霎。他拚命忍住肚子裏的盤扭，用勁得嗓子都打着顫——提到一些別的事來減少自己的痛心。他喃喃地說着：桌子上剩了這許多菜，乾脆叫夥計送到家裏去。等到夥計表示很難辦到的時候，他到底忍不住跳着脚咆哮起來：

「什麼沒有碗！什麼……借一借不可以麼，禽媽的我還吞沒你們的碗麼！混賬！簡直是混賬！混賬……！」

他等着打架似地撈撈袖子，挺着肚子站着。

老葉用手巾抹抹臉，順便還擦了擦牙齒。接着帶着關切勁兒勸着：他認為酒後

發脾氣是不大衛生的。現在頂好快點開了賬，出去散散步。

三分鐘之後，賬單送了進來。那個夥計靜靜地在旁邊等着，臉上一點表情沒有。可是雲守誠先生那隻右手沒命地哆索起來，連那張賬單也震得沙沙地響。臉子成了灰白色，眼珠上塗着紅絲——瞪着那張長方形的紙。

總計是二十五塊九毛六。單祇是一瓶酒就花了十一塊六毛。

那個夥計大概耐不住等，輕輕溜了出去。到門還回過臉來瞧了他一眼。

「老葉老葉，」他咬着牙說。「借給我幾個錢罷。」

「怎麼？」

「你看，你看……唉，太那個了！」

老葉眯起一雙眼看看賬單，說了句「不敢領教。」他慢慢走去拿下掛着的帽子，嘴裏聲明他祇帶了兩毛錢。

「怎麼不回家去拿呢？」

回家去拿？——禽媽的家裏祇剩了兩個廣果雙毫！

那位主人覺得身子膨漲了起來，一會兒又緊緊地收縮了攏去。他雙手一把搭住了老葉的膀子，霎着眼不叫淚水掉下來：

「不要走不要走，老葉老葉呢呢，不要走……算三分利好不好……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給你磕一個頭都可以，我給你……」

「嘖，唉，不要着急罷。想想法子看。」

可是雲守誠先生早先常在熟人那里一塊兩塊地借錢的，現在他們一瞧見他就頭痛。

他咬着牙瞪着老葉，手指用力地曲着。忽然他橫一橫心，眼面前像有種異樣的光那麼一閃，他猛地蹦了過去。一扑到老葉身上，就搔抓着右手去掏口袋。

那個掙扎着：

「你瘋了，你瘋了！你你……」

口袋裏的東西可給抓了過去。於是雲守誠先生把老葉一推，自己退了幾步：顫巍巍地來檢查那搶來的皮夾。他嘴角堆着白沫，眼珠幾乎打眼眶裏突了出來。一塊現洋。兩張一毛大洋的票子。

老葉喘着氣，害怕地瞅了他一眼。然後用着戰敗者在勝利者跟前常有的那種臉色，慘笑了一下說：

「我還騙你麼？不是祇有一塊兩毛麼？」

主人把手裏的東西一摔，嘴裏濺着唾沫星子罵了一句什麼。兩手絞了會兒，又去很命地揉着自己大腿。牙齒咬得咀嚼筋都發了酸。這回可再也忍不住眼淚了。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這麼過了分把鐘，他安靜了點兒，不過不時地拿眼睛偷偷地瞟着老葉。最後他毅然決然地站起往房門口走。

「哪里去，哪里去？」

『我去——我去——我去小便，』他哀求似地哼着。

『我也去。』

雲守誠先生癱了地倒到了椅子上，眼睛一陣花。那一位已經趁這當口悄悄地溜了出去。他也沒動：腿子成了麻木的了。



有版權  
平裝實價三角五分  
精裝實價五角

團圓

張天翼作

刊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安德里十二號  
印刷者

三一印刷公司  
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

特約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福州路

四川特約經售處  
成都開明書店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一集

共六十冊

路	茅盾	分	何穀天	短篇
故事新編	魯迅	飯餘集	吳組緝	短篇
神鬼人	巴金	羊	蕭軍	短篇
八駿圖	沈從文	短劍集	鄭振鐸	論文
團圓	張天翼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
珠落集	靳以	雷雨	曹禺	劇本
雀鼠集	魯彥	以身作則	李健吾	劇本
南行記	艾蕪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二十五年二月再版

國家圖書館



004147366



-10

譜